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16

絕餘編

明 智旭著　圓果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願文
    - 九華地藏塔前香文
    - 十周願文
    - 持咒香文
    - 閱藏願文
    - 完梵網香文
    - 滅定業真言咒壇一百十日圓滿然香懺願文
  - 法語
    - 示朗融
    - 示三止
    - 示文約
    - 示慧幢上座
    - 示未能
    - 示慈昱
    - 示迦提關主
    - 示乳生
    - 又示乳生
    - 示懸鏡
  - 傳
  - 序
    - 梵網合註序
    - 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後序
    - 安居止觀山房序
  - 題跋
    - 合註跋語
    - 題畫
    - 題等韻
    - 刻般若照真論跋
    - 血書法華經跋
  - 書柬

- 復水部胡善住
- 復韓蓮洲
- 復卓左車
- 復陳旻昭
- 復智龍
- 寄徐雨海
- 再復陳旻昭
- 又寄陳旻昭
- 寄韓蓮洲
- 寄靈隱兄兼訊影渠
- 復項居士

◦ 雜文
- 弔溫陵開元寺肖 滿師伯文
- 弔知白文

◦ 疏
- 萬缽緣疏
- 蘊空精舍募建華嚴閣疏
- 海燈油疏
- 芙蓉閣建華嚴期疏
- 九華山營建眾僧塔疏
- 止觀山房改向文疏

◦ 讚
- 觀音大士像讚
- 海潮大士像讚
- 蓮舟大士像讚
- 海湧文殊像讚
- 十八應真像讚二首題貫休真蹟
- 出山七尊
- 水閣十一尊
- 達磨祖師像讚
- 九華化城寺大圓禪師像讚
- 龍庵老人像讚
- 博山無異師伯像讚

◦ 銘
- 淨信堂銘
- 梵網室銘
- 墨銘十六首
  - 靈光獨耀(一)

        - 赤澤摩尼(二)
        - 琉璃液(三)
        - 烏金髓(四)
        - 空青乳(五)
        - 紫雲根(六)
        - 含音(七)
        - 攝電(八)
        - 驪珠(九)
        - 禹璧(十)
        - 月華(十一)
        - 霞燦(十二)
        - 凝碧(十三)
        - 蒼露(十四)
        - 靈草(十五)
        - 玄芝(十六)
    - 方竹杖銘五首
- 詩偈
    - 山居百八偈
        - 引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四十
- 四十一
- 四十二
- 四十三
- 四十四
- 四十五
- 四十六
- 四十七
- 四十八
- 四十九
- 五十
- 五十一
- 五十二
- 五十三
- 五十四
- 五十五
- 五十六
- 五十七

- 五十八
- 五十九
- 六十
- 六十一
- 六十二
- 六十三
- 六十四
- 六十五
- 六十六
- 六十七
- 六十八
- 六十九
- 七十
- 七十一
- 七十二
- 七十三
- 七十四
- 七十五
- 七十六
- 七十七
- 七十八
- 七十九
- 八十
- 八十一
- 八十二
- 八十三
- 八十四
- 八十五
- 八十六
- 八十七
- 八十八
- 八十九
- 九十
- 九十一
- 九十二
- 九十三
- 九十四
- 九十五

    - 九十六
    - 九十七
    - 九十八
    - 九十九
    - 一百
    - 百一
    - 百二
    - 百三
    - 百四
    - 百五
    - 百六
    - 百七
    - 百八
- 幻寓華嚴菴四偈
- 遣病歌
- 夢徹公有感為持咒偈
- 三十八歲生日偈
- 有所慰
- 病餘寫懷四偈
- 重閱大藏偈
- 有感偶成
- 喜病口占
- 題五釵松
- 贈見心開士偈
- 丁丑季冬禮千佛於九華藏樓偈贈諸友
- 贈頂瞿師掩關念佛
- 因拄杖折聯成舊句
- 夢感正法衰替痛哭而醒述偈寫懷二首
- 道過齊雲問訊貞武
- 四十初度寫懷
- 雨窗選佛分得東文二韻
- 喜雨歌
- 贈葆一兄
- 寄懷未能
- 新秋懷如是師
- 警眾友
- 題扇寄懷野愚索印章
- 贈華林開士

        - 別玄覽
    - 附對聯
        - 地藏塔前對聯
        - 化城大殿對聯
        - 法堂對聯
        - 三門對聯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絕餘編序

生平行履，百無一長。獨有大菩提心，忘身為法，捨己從人，則堪質諸三世慈尊者也。自庚午至甲戌，五年之中，幾經困衡，曾無退悔。蓋因乙亥仲秋，復遇一友背盟，而此志遂不啻如槁木死灰矣。丙子春，本擬遁跡萬山深處，甘與野獸同死。途中大病，逗留九華，哀禱地藏本師，仍得閱藏著述之決，乃不復與文字般若為讎。嗟乎，文字性空，性空即是實相。實相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豈離文字而解脫哉？追思昔年焚棄筆硯，絕而不絕，今也不絕而絕矣。非絕非不絕，而論於絕，絕無絕相，姑名絕餘。知我者其惟此編乎，笑我者其惟此編乎，吾以俟諸後世子與可也。
崇禎壬午仲夏藕益道人智旭書於吳興之鐵佛觀堂

絕餘編目錄

序
卷一
　願文(六首)
卷二
　法語(十首)
　傳(一首)
卷三
　序(三首)
　題跋(五首)
　書柬(十一首)
　雜文(二首)
　疏(六首)
卷四
　讚(十一首)
　銘(二十三首)
　詩偈(一百四十九首)
　附對聯(四首)

絕餘編卷一

藕益道人智旭著

願文

九華地藏塔前香文(丙子三月初九日)

稽首慈悲大願王，本源心地如來藏。善安慰說真救世，現聲聞相護法者。願乘本誓度眾生，鑒我微忱垂加護。我今然臂表精誠，胡跪翹勤哀仰白。弟子智旭，夙造深殃，丁茲末世，上無師長以提攜，下無同行相警策。雖受戒品，輕犯多端。雖習禪思，粗惑不斷。迺至讀誦大乘，僅開義解。稱念名號，未入三摩。外則睹魔黨之縱橫，痛心疾首；內則見煩惱之紛動，愧地慚天。復由惡業，備受病苦。半身酸楚，已經十載有餘。三瘧綿纏，又及半年之外。痛娑婆之弊惡，歎沉溺之無端。由是扶病入山，求哀大士。付身命於浮雲，矢菩提於永劫。敬然臂香六炷。一者供養忉利勝會化身無數地藏菩薩摩訶薩。二者供養大集勝會現聲聞相地藏菩薩摩訶薩。三者供養六根聚會善巧說法地藏菩薩摩訶薩。四者悔我三業重罪，所謂從生以來，一切殺業、一切婬機、一切謗三寶罪、一切口過、一切意地，種種惡念，乃至舊歲染疾之後，種種飲噉不盡如法，借諸戲劇以自排遣，如是等罪願盡消除。五者為求四願，願諸律儀恒得清淨，願速斷惑證真實道，願壽命長康強無病，願充助緣廣作福事。六者為決疑網，若先禮懺求淨律儀，若先觀心斷除煩惑，若先閱藏以開慧解，若先立行以廣福緣，惟願救世真士、大智開士、一切知見者，於諸眾生得不忘念者，必垂哀鑒開我迷雲。我復於大慈悲父前，瀝血銘心作如是願：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先自取泥洹。倘夙業因緣牽入惡道，願菩薩弘慈常覺悟我，使我念念恒自憶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續不斷。若夙障稍輕，願大士威神加被，令我早成念佛三昧，決生阿彌陀佛世界，乘本願力及神通力，廣於無邊剎海化度有情，盡未來際無有疲厭，惟願大慈大悲哀憐攝受。

十周願文(六月初一日)

稽首釋迦大聖尊，十方克盡人倫者。真實至孝真實忠，真實禮誼真師友。所說究竟真實法，真實如法修行僧。我今哀請垂護持，願賜慈悲同作證。弟子智旭，生逢末世，福慧並微。蒙二親獨養深恩，罔知攸答。始則違親教命，造謗佛謗法重愆。既而稍解真乘，棄生事死葬大節。本謂剋期取果，頓棄家緣。何意夙障偏多，久滯凡地。追初志而涕泗慚惶，念未來而痛心酸鼻。世出世法，兩皆失

措。生報後報，嬰苦無疑。由是以恐懼心，以殷重心，於壬申歲，作乞恩啟。遍求師友同學、菩薩比丘、沙彌居士，各發慈心，各持經咒。不惟先人蒙濟，亦令不孝減辜。是時即自發心，持滅定業真言二千萬，《金光明．空品》二千卷，《梵網》上卷一千遍，互為勝緣。擬於癸酉諱日，即皆迴向。又何意障緣多擾，直至今歲入山，方完梵網經數。而病體沉重，勉強誦持，威儀不整，散亂多端，撫臆論心，益增愧怖。今值慈母棄世之辰，加念阿彌陀佛洪名萬聲，敬然臂香三炷，匯諸善友所持經咒，若完未完、若足未足，總申迴向。比丘受籌，持《華嚴經》一部，《淨名經》四十八部，《梵網經》百部，《十六觀經》四十八部，大悲咒一千，無量壽真言四十八萬，佛名四十八萬。果海，持《梵網經》，《菩薩戒本經》，《四分戒本》各三百部，大悲咒一千，往生咒一萬，滅定業真言十萬，阿彌陀佛、觀音、地藏洪名各五萬。智淳持《華嚴經》一部，大悲咒、往生咒各三千，佛名一萬。大獻持《彌陀經》百卷，佛名十萬。惟忻持無量壽真言一萬。法慧持大悲咒一藏。普福持《法華經》一部，佛名二十萬。智西持《法華經》十部。智地持一字大輪真言七日，《梵網經》十部，《涅槃經》一部。法戒持大悲咒一藏。成泰持大悲咒一萬。妙真持大悲咒十萬。大和持佛名十萬。性筏背《起信論》一卷。性妙持往生咒三千。法清持準提咒十千。大香持《法華經》二部。心見持《法華經》五部，大悲咒、〈空品〉各一千。智洵持《梵網經》百部。智亮持《梵網經》二十部，往生咒一千。大建持《梵網經》五十部，《菩薩戒本》、《四分戒本》各百卷。智成持佛名百萬。沙彌圓果背《梵網經》一部，持楞嚴咒三百，〈行願品〉百卷，《彌陀經》三百，佛名十萬，滅定業真言百萬。常樂持《法華經》十部，佛名三百萬。淨依跪持〈行願品〉三百卷。海量持「心莫作放逸」偈百萬，禮拜阿彌陀佛三萬。靈哲持滅定業真言十萬。寂輝持大悲咒百遍，《彌陀經》。往生咒各百遍。海明持滅定業真言十萬。寂浩持滅定業真言十二萬。靈琦持準提咒十萬。明機持往生咒一萬。成泉持大悲咒一萬。成志念佛百萬。智明念佛百萬。優婆塞程智用持《金剛經》二百，《菩薩戒本經》一百。潘智海持《金剛經》一百，《藥師經》一千，佛名一萬。潘智建持七佛滅罪真言二萬。以此種種殊勝功德，同共薦拔亡父鍾之鳳，亡母金大蓮。伏願決生淨土，速證無生。蒙授記於十方，度含靈於五濁。智旭又然臂香三炷，轉為比丘、沙彌、居士，乞恩三寶，伏願受籌比丘，痛念正法之衰，盡革疑癖之病，捨其偏執，重修舊盟。果海比丘，福慧齊增，證真實法。智淳、大獻，及大建、智成等，各各志念堅固，戒品昭明，定慧圓修，自他俱利。圓果沙彌，開發深智，成就深忍，壽命延長，身心

永固。淨依沙彌，念真實法，生無上慧，成忍辱力，開福德門。常樂、海量，及成志、智明等，各各道念彌堅，戒德日懋，福壽綿延，慧性開朗。優婆塞程智用，離諸障緣，成就二利，以宰官身，悟解脫道。智海、智建，了悟塵緣，增長信力，捨惡住善，堅固菩提。又願智旭，從今以去，疾病消除，永無魔障。得大壽命，得大助緣，得大辯才，得大智慧，得大聞持，得大禪定。斷通別惑於剎那，利冤親眾於沙界。所有誓願，無不圓成；所有著述，允可佛意；所有佛事，速辦無難；所有開化，悉皆領悟。興釋迦正法於支那，作彌陀輔弼於樂土。紹地藏之家業，傳觀音之心印，等文殊之智海，入普賢之行門。以勢至念佛三昧，自度度他；以迦葉結集深心，護法護眾。俾邪魔外道，遁影藏蹤；使教戒禪那，日昭月朗。恭惟三寶垂慈，滿菩提願。

持咒香文(六月十四日)

稽首地藏王，大悲觀自在。總持妙章句，及一切三寶。救度諸苦厄，能滿諸希願。哀愍眾生者，惟垂慈護持。弟子智旭，夙生業重，現世罪深。世出世法，多諸魔障。豈但不能剋期取果，普報四恩，亦且不能專修聖道，弘範三界。悠悠歲月，放恣因循。致使他緣逼迫，惡疾纏身。復以虛名所眩，累彼若緇若素善友知識，種種供養、種種護持。反躬內忖，何德堪消？靜言思之，實增慚懼。爰於六月初八日為始，迄十四日為終。屏息他緣，結壇一七。專誦總持章句，奉報外護深恩。敬然臂香，供養三寶。一者伏願比丘果海，戒根堅固，定慧圓明。正見卓然，能轉時流，不被時流所轉，決成大器，作法廈之棟梁。二者伏願沙彌圓果、淨依，增長壽命，增長色力，增長福德，增長智慧。大智大願，大忍大識，內外一如，始終一致。三者伏願承天寺照山房振宗、持行、靈秀，廓照徹塵，體寂用徵，周洽隆恩。聞性等各各於世法中，無諸障難。於出世法，增長信根。不離塵勞，了見佛性。四者伏願菩薩戒優婆塞程智用，障緣消滅，身心永安。於佛法中，深入經藏，而智慧如海。於儒業中，早登科甲，而大作金湯。五者伏願正知韓逢祐，解脫客塵，清淨緣障。了知恩愛，猶如桎梏。自然伏斷煩惱罪根，身心快樂，福壽並隆。六者伏願錢士貴、程通慧，大心不退，正見日昭。自利則悟法一源，利他則遍行四攝。滿求子之凡心，成弘護之聖行。七者，伏願沙門清沼、永闐、智瑋、達淵、明教、行方、祖心、智洵、常樂、智音、智亮、智明、智成、成志、性泓、圓六、圓淨、慧先、悟德、定明、常信、海朗、恒觀、了凡，及此地法雲菴，興邦、悟省等，各各福壽增崇，慧命堅固，遠離災障，成就道

果，善根已熟者今必脫，善根已種者今必熟。八者，伏願優婆塞程智我、馬成之、姚年、張贊育、劉海晏、萬應鵬、陳淨傳、王思湖、沈三郎、李載白，及信女潘門鍾氏、李門鍾氏、王門潘氏、李氏大姐、李氏二姐等，於世法中，如意快樂，於出世法，志念深求，未種善根者今當種，已種善根者今增長，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得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闡人天涅槃正路。九者，伏願智旭，從今以去，病苦消除，身心康泰，福德增長，壽命延長，速完檢藏之願，早遂斷惑之心，著述開人天眼目，字字懸契佛心，營業作末世福田，事事暢快本念。又願與諸緇素知識，常作菩提眷屬，同生極樂勝邦，俱蒙授記，共化十方，生生世世為影響眾，在在處處為善知識，直至道場，永無隔礙。十者，智旭又為決疑拈鬮，更然一炷，供養三寶，願以現知現見，真實證明，令我所拈之鬮，決定靈感，從此之後，一意行持，永無疑悔，自利利他，功無虛棄，滿菩提願，廣度眾生。恭惟法界三寶，地藏慈尊，大悲觀世音菩薩，同賜慈悲，哀憐攝受。

閱藏願文(六月十九日)

歸命法界大醫王，種種應病妙法藥。觀音地藏看病母，願賜慈悲同哀護。弟子智旭，與法界眾生，背常樂我淨之真性，起無明煩惱之幻疾。三惑為眾罪根元，四大為百病窟宅。保妄念而塵劫不肯捨離，受毒身而輪迴無有窮絕。乃至幸獲人倫，仍嬰眾苦。叨成僧相，尚纏惑根。被業浪之所漂沉，遠正法而丁末運。禪那教觀，徒有虛名。戒律總持，咸無實義。致使魔軍得便，障難頻侵。身則眾病交煎，心則他緣逼迫。欲行善事，每不能成。是以深生慚愧，諦信因緣。歸命觀音地藏二大慈尊，求哀懺悔，懇賜護持。曾於三月十九日為始，立願誦持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二百七十堂，以療惡瘧。今神咒告完，惡瘧漸愈。益驗妙法恩力，不可思議。敬然臂香三炷，供養觀世音菩薩，及十方三寶。願我從今以去，普與法界眾生，決定皆得永離病因，永絕病緣，永斷病苦，永無病報。身心安樂，真性現前。發起大心，行諸妙行。同生淨上，同證菩提。復然臂香三炷，即於今日為始，暫減恒課，續閱藏經。惟願法界三寶，二大慈尊，護法天龍，一切聖眾，慈悲覆護，哀愍智旭。令智旭此番閱藏，決無障緣。從始至終，字字明解。外緣則事事豐饒，行人和順，毫無片事擾心。內行則精義入神，隨文妙證，決得聞持勝力。普與法界眾生，開頓悟門，成正修路。摧魔外之邪幢，奪權小之僻執。浴法日以重昭，補義天而廣覆。俾末運還

為正運，文字咸歸性靈。法藥所霑，沉痾立起。法雨所潤，枯槁旋生。恭惟三寶，及二大士，垂哀證明，滿菩提願。

完梵網香文(丁丑三月初七日)

歸命華臺盧舍那，千華上佛千百億。梵網契經心地品，玄通華光大智明。亦禮彌陀大願王，觀音勢至大海眾，及我地藏勝慈尊，同賜哀憐垂拔濟。菩薩戒沙彌智旭，自惟業障深重，不遇聖時。少則隨邪師教，謗毀三寶。長乃正信捨家，知識已逝。徒懷剋期證果之思，誰下鉗錘辣手；空抱摧邪顯正之志，誰知孤孽苦衷。僅有道友惺谷壽公，猶能互相砥礪，堪嗟隻履復先歸；更有同盟歸一籌公，差足互相酬唱，深痛三人成市虎。是以自他二利，進退無成。身心二病，內外交發。策拄杖而入深山，埋姓名而藏醜陋。復以佛慈密佑，法性冥熏。一息未亡，四弘猶在。而舊友如是昉公，遠來相訪。兼因薦拔之舉，遂作講演之緣。竊念梵網尊經，久秘龍藏。下卷雖有義疏，而古略多含，人罕妙解。上卷則兩家草創，皆隔門牆，致使修證要途，千秋貿貿。旭以夙因微善，得遇靈文。再四潛心，宛如故寶。不辭鄙拙，合註斯成。敬然臂香二十一炷，回向真乘。一者奉供三身一體盧舍那佛。二者奉供梵網心地教行理經。三者奉供玄通華光主菩薩，華光王大智明菩薩，及文殊、普賢、藥王、藥上、金剛藏、虛空藏、彌勒、金剛手等一切菩薩，盡梵網海中發趣長養金剛十地菩薩摩訶薩。伏願智旭，無始至今，身不善業、口不善業、意不善業，謗毀僻謬，種種罪惡，皆得消除。一切善根，皆得堅固。四者奉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依正宣揚微妙法藏，觀音勢至清淨海眾。伏願智旭，捨此幻身，定生極樂，華開見佛，滿大願輪。五者奉供地藏菩薩摩訶薩。伏願智旭，大智開明，大悲增上，離諸煩惱，廣度眾生，滅諸罪障，廣代群苦。六者痛念孝豐所請藏經，未獲供養，代為菩薩比丘心見，供養三寶。願心見比丘，福慧增隆，成茲勝事。七者奉為先考鍾之鳳，先妣金氏大蓮，暨一切亡過六親眷屬等，供養三寶。願仗良因，同離八難，超昇淨土，究竟菩提。八者奉為泉州府開元寺一軒新示寂尚 滿全公、湛一輝公、開林演公，供養三寶。願仗良因，同生淨土，悟無生忍，廣度群迷。九者奉為剃度恩師雪嶺峻公、十戒闍梨戒宗孝公，及道友惺谷壽公、璧如鎬公、自天浩公、不忘音公、月心愍公等，供養三寶。願仗良因，滅除罪垢，永離惡道，得宅九蓮。十者奉為邪師袁一柱，及正師吳一標，供養三寶。願邪師永捨邪見，不受邪報，正師增長正信，成就正修。十一者奉為道友如是昉比丘，供養三寶。願令身心安樂，福慧兼隆，成千古之真品，作末世之藥樹。

十二者奉為道友心見比丘、性士比丘、大建比丘、果海比丘，供養三寶。願令色力堅固，道念增崇，荷擔正法，作大棟梁。十三者奉為菩薩戒沙彌圓果、弘孝，法同沙彌海晏，形同沙彌覺非、定猷、通恒、淨塵等，供養三寶。願令各增福德，各長智慧，各發大心，各修大利，破除習氣，成就剛骨，荷負法門，永超權小。十四者奉為山中一切隨喜結緣之眾，若老若少、若僧若俗，供養三寶。願令深植善根，永為道種，脫離塵網，趣向菩提。十五者奉為菩薩戒優婆塞程智用，供養三寶。願令世出世法，皆離魔障，早獲麟兒，速登科甲，轉父母親族之邪心，成銅殿刻經之大願，大作護法，重興道化。十六者奉為菩薩戒優婆塞徐弘鎧，供養三寶。願令早離王難，增長正修，得出世之淨福，開微細之實智。十七者奉為護法居士正知韓逢祐、道昕陳丹衷、大潮萬應鵬、通慧程文濟，及錢士貴、項淨理、項淨香等，供養三寶。願令道芽堅固，智種深培，福壽彌增，正信開發，三學資神，四弘被物。十八者奉為虛空法界一切曾受菩薩戒者，供養三寶。願令戒品堅牢，細過無犯，定共道共以同彰，攝善攝生而圓證，由三十心，登體性地，速成正覺，滿足法身。十九者奉為虛空法界一切受菩薩戒有毀犯者，供養三寶。願令罪障消除，戒品復淨，或重或輕，或故或誤，一切蠲豁，永無累垢。二十者奉為法界之中一切含識，雖未受戒，曾聞梵網名者，供養三寶。願仗良因，同生覺悟，發心秉受，如法修持。二十一者奉為法界之中一切含識，雖具梵網真常佛性，從不聞此名者，供養三寶。願以大慈悲力、不思議力、同體法性真實威力，令其從今以去，咸得聞此微妙法門，生於正信，發於正解。離三塗，超八難，決登戒品，並事真修。展轉誘化，同證菩提。若諸眾生，具有無始惡障所纏不能自拔，昏迷倒惑不能覺悟者，願以三寶究竟大功德力，大智慧力、大慈悲力、阿彌陀佛無邊願力、地藏菩薩勇猛誓力，令諸眾生，速能覺悟，早拔苦輪。設其定業，決應受報，願令智旭早生淨土，一見彌陀，隨乘願輪，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海中，遍受阿鼻地獄劇苦，乃至一切重輕地獄諸苦我皆代受，令彼眾生先證菩提。假使盡法界中，乃至惟一眾生未成正覺，智旭甘於無量地獄，備受楚毒，無厭悔心，盡一切劫，亦無疲倦。智旭今日所有誓願，悉同過現未來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所發誓願，悉是一切諸佛諸大菩薩之所加被。若智旭具有無始惡業，應墮無邊大苦趣中，神識昏迷，不復自覺，違今日大菩提心、大菩提願、大菩提行者、仰願舍那慈父、釋迦本師、彌陀願王、地藏悲母，哀我護我，覺悟於我。令我於苦趣中，憶今本願，不捨於苦，而度眾生。又願以今然香發願功德因緣，令釋迦正法，重昭於震旦國中。魔外邪風，絕扇於恒沙世界。持律者洞明持犯，善識開遮。習教者深知義

理，了達性修。坐禪者擴悟心源，不遭魔外。念佛者事理圓融，自他不隔。又願一切法門，人皆通達。永無鬥諍堅固之愆，盡革門庭施設之見。念念紹佛祖心燈，法法匯梵網性海。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滅定業真言咒壇一百十日圓滿然香懺願文(丁丑)

稽首業性如虛空，滿分解脫滅障者。我今持誦秘伽陀，願滅自他諸定業。無邊福慧互莊嚴，成就希有勝功德。見聞隨喜發菩提，心地性藏同圓證。

婆伽婆佛陀(妙覺者無上地)　摩訶一和沙(無相無垢地)　阿訶羅弗(明行足法雲地)　阿那訶(慧光妙善地)　阿尼羅漢(變化生不動地)　阿羅漢(過三有遠行地)　阿那含(薄流現前地)　斯陀含(度障難勝地)　須陀洹(觀明燄地)　須陀迦(流照明地)　須阿伽一波(道流離垢地)　鳩摩羅伽(逆流歡喜地)　達磨邊伽　波羅提弗陀　波訶諦　師羅叉伽　羅叉必　佛度阿　法必陁　必白伽　羅曇沙　羅羅諦流沙　度叉一婆　度佛阿　度阿訶　度沙必　度生婆諦　度利他　度和差　度只羅　度安爾　度伽阿　流山迦　必阿羅　必叉伽　阿毘跋　毘跋致　安婆沙　流摩阿　流羅伽　流諦伽度　流伽度

信念進定慧戒向護捨，願一切菩薩摩訶薩。惟願大乘三寶，若聖若凡，同加護念，同作證明，聽智旭今日至心懺悔，滿智旭今日廣大願輪。胡跪合掌，瀝膽刳肝，作如是白：我弟子智旭，與法界眾生，自迷真性，枉入妄流。隨逐無明，增長惡業。無始至今，曾未覺悟。所積罪障，無量無邊。賴聞《地藏本願經》，發心出世。更遇滅定業真言，立志利他。將為銅殿之緣，先課加持之行。既勸同仁，共持十萬萬遍。兼復自勵，專持五百萬聲。敬詹丁丑五月十七日為始，至九月初八夜為終。十日方便，百日正修。結如法之淨壇，受一食之勝行。仍於道場將畢，默課行法。助成一七熏修，六時行道。以此功德，仰祈銅殿大緣，速能成就。占察壇法，早獲流通。誦持既畢，恭然臂香三炷，供養法界三寶。耑求加被，所願克圓。又念種種定業，皆由身口意三，廣造十惡。惡法既成，如弦發箭，勢須遠到，理無中止。雖大士悲心不可思議，真言神力不可思議，亦須新殃永斷，方乃故愆俱亡。而撫躬內省，慚悚彌增。我實婬機未淨，云何使人永淨婬機？我實盜意未忘，云何使人永忘盜意？我實殺習未除，云何使人永除殺習？我實妄言綺語惡口兩舌種現未消，云何使人永消口過？我實貪瞋癡起現不停，云何使人永停惑毒？嗚呼！檢點一身渾是短，羞惶半世已成虛。扼腕痛心，號天慟地。更然臂香三炷，深自悔責。亦為法界眾生，求哀悔過。伏願

從今以後，十惡消除，三業清淨，不造未來之因，不受過去之果。又然臂香一炷，供養五臺山妙峰老師，及雲棲和尚，憨山師祖，紫柏大師，密藏尊者，一切真善知識。願以福慧力，同加覆護，令我所願，速得滿足。又為九華山中舊住主人，東西二寮，若長若幼，一切眷屬，持滅定業真言二十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各增福壽，各長慧根。以無我心，善和鬥訟。以忍辱法，開導後昆。永無自他彼此之私，痛絕勝負是非之見。人人為地藏功臣，念念惜法門羽翼。又為現在成就藏樹自照性士大朋等，及一切助緣善友，別持真言十萬。又為將來成就普同塔事自照興邦悟省，及一切助緣善友，亦持真言十萬。總然臂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各得增長壽命，增長信心，增長福德，增長智慧，增長慈仁，增長安樂，增長勝事，增長道風。又為九華山中來聽法者，一切與會隨喜結緣眾友，別持真言十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各發菩提大心，同修戒慧真道。永捨流俗知見，堅固無上勝猷。又為往來此山、流寓此山一切緇素，別持真言十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各念大士深恩，各護法門大體，掩惡揚善，嘉智矜愚，力懲破法之心，猛作干城之助。又為菩薩戒優婆塞程智用，日持大悲神咒七遍(中舉為期)，為其父親惟明代持滅定業真言五十萬，為其族弟智我優婆塞，日持大悲神咒七遍(進學為期)。今更加持真言十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智用，早歌麟趾，深慰孝思。及與智我，同冠進賢，堪為屏翰。不忘夙昔之盟，急酬銅殿之願。又為菩薩戒沙彌圓果，舊持真言百萬。今更加持五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開發憨蒙，拓鍊弘毅。深培福壽之基，永離作輟之習。立躬如泰山喬嶽，矢志必涵坤蓋乾。又為法同沙彌常樂、海晏，形同沙彌覺非，各持真言五萬，共然臂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從事入理，得大總持。成就五根，發明五力。三障圓消，萬善克備。又為菩薩戒比丘果海，日持真言三百(十夏為期，共計百萬)，加持大悲神咒七遍(成器為期)。兼為大建、成泰，共持真言百萬。今更加持十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伏願大建比丘，身命堅強，智慧敏銳。永捨攀尋枝葉之習，了悟直捷根蒂之功。析義如庖丁解牛，得理如鵝王擇乳。成泰比丘，專求己過，毋責人非。了知將就苟且，難出生死牢關；深信駑駘顛蹶，不可橫超淨土。猛策新猷，莫仍故轍。果海比丘，慎思明辨，沉細精微。痛革浮氣粗心，未會先會。專求深造自得，若無若虛。悟明文字三昧，似獨繭以抽絲。善能入理深談，必敲骨而取髓。又為法同沙彌淨依，舊持真言百萬，為形同沙彌通恒，今持真言十萬，為形同沙彌淨塵，日持大悲神咒七遍(成器為期)，加持真言五萬，共然臂香一炷，供養三寶。伏願淨依，折伏貢高，斷除我慢。深培福壽，專務思修。省己之短，慕人之長。下學上達，即事

鍊心。通恒，災障消除，戒根永固，福壽增長，定慧圓明，成大法器，作大棟梁。淨塵，身康壽永，福長慧增，雄勇特達，剛毅果敢，超群拔萃，破格剖籓，大法自任，千古自期。又為菩薩戒比丘心見、道昉，各持真言五萬，共然臂香一炷，供養三寶。伏願心見比丘，福德增長，智慧開明，方便善權，攝化緇素，莊嚴大藏，速得圓成。道昉比丘，名心霧散，覺意日明，莫念鼻孔撩天，但顧腳跟著地。立行則徹始徹終，惟向一門深入；求道則惟精惟一，不從多法浮貪。雜想應時消落，三學當體圓明。又為大賢、大真、大擒、大文、受籌、靈山、清沼、永闐、大硪、道震，共持真言十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伏願賢等，福慧增崇，煩習永斷，荷擔正法，自利利他。又為智仁、智洵、性觀、定猷、成志、照乾、海量、照德、智瑋、明教，共持真言十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緣障頓消，二嚴克備，勤修出要，永離妄因。又為一切禪者，一切學者，持律者，念佛者，瑜伽者，邪命者，雲遊者，務農者，絓是著如來衣，現僧伽相，踐伽藍地，冒出家名，盡三天下所有緇流，共持真言三十萬遍，然香三炷，供養三寶。伏願狂誕狐禪，盡轉而為宗說俱通之龍象。鑽紙蠅學，盡轉而為隨文入觀之獅猊。羯羊戒子，盡轉而為定共道共之律轔。狼狽蓮宗，盡轉而為猛智慧行之角虎。客作瑜伽，盡轉而為神通變化之高流。禿頭商賈，盡轉而為六度萬行之導主。雲遊賊住，盡轉而為頭陀勝行之芳標。農事僧民，盡轉而栽法界園田之靈種。又為菩薩戒優婆塞徐弘鎧，日持大悲神咒七遍(脫難為期)，加持真言五萬，然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釋結解怨，早離障難，悔過遷善，增長信心，不負夙根，成就法器。又為菩薩戒優婆塞陳道昕，舊持真言十萬，為優婆塞項淨理，舊持真言十萬，為韓正知、錢士貴、胡汝淳、程通慧、項淨香等，今持真言十萬，共然臂香一炷，供養三寶。願令各增正信，各長威力，世出世法，所願從心，永作金湯，進趨覺路。又然臂香一炷，供養地藏慈尊，將此持咒然香功德，并及向日為亡父鍾之鳳曾持千萬，為亡母金大蓮亦持千萬，為法界有情又持千萬，為一切師友同學、弟子檀護、怨親知識等，所持若九十萬、若三百二十萬、若四十八萬等，乃至若為延生，若為薦亡，若為悔過、若為除災，若自為、若為他，所持真言，若多若少，若至心、若散心，皆悉攝取現前，普同迴向。又復普化大心緇素，共持十萬萬遍，若化未化、若完未完，過現未來一切功德，亦皆攝取現前，普同迴向。深心信解，真言威力，不可思議，一一字中，圓具法界無邊功德，一切字中亦復如是。以此重重無盡不可思議功德威神，令我一切，得如所願，滿菩提願。又然臂香四炷，重復供養法界三寶，及地藏大士，求決所疑，至誠占於第三輪相：一者依占察法，先悔罪障；二者住

阿蘭若，先修禪定；三者著述弘經，先修觀智；四者植諸善本，行眾三昧。懇乞大慈，分明指示，令我此生，不致浪死。又香三炷，供養淨土三寶，以此功德，悉皆迴施法界眾生，願共一切眾生，捨此一期報身，決定同生極樂世界，永離苦因苦果，速證菩提涅槃。
絕餘編卷一

絕餘編卷二

蒲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圓果錄

法語

示朗融

萬法本自融徹，由迷情封執而成隔礙，如一指能蔽山岳，如認漚必遺大海，不惟埋沒自己靈光，亦且冤屈六塵境界。詎思六塵非能惑人，人自妄受六塵所惑，根根幻馳，識識紛動。然仔細推求，塵既不居其咎，根亦豈職其愆？根既不職其愆，識寧獨當其罪？三科分析，既無真主，縱令共合，那有實法？而眾生於此虛妄法中，著我著人，分取分捨，猶如捏目，亂華發生，更欲分別花相，孰妍孰醜，孰大孰小，不亦惑乎？惟將身心世界全體放下，作一超方特達之觀，譬如為天下者不顧家，則智眼昭明，而一切障礙境界不覺其融于性德，無往非真實受用處矣。

示三止

永嘉大師有云：「 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此四語，叢席爭傳誦之。然先須徹悟惺寂源頭，方不墮守精魂窠臼。即如儒者亦云：明鏡止水以持心。豈可謂慎獨工夫，便是禪門中奢摩他妙修行路耶。四祖謂牛頭云：「 觀者何人，心是何物。」只此二語，直得遍計妄想，百雜粉碎。以此體真，以此方便隨緣，以此息二邊分別。一句中有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喚甚麼作獨，將誰去慎。不惟妄想無記，無處容身。恐惺寂二字，亦并無處著落。非惺非寂，是謂寂寂惺惺。惺惺寂寂，喚作不二，早已二也。況可云雙修並運哉？悟此成修，是名一心三止。待時而說，乃成法華三止。自利利他，俱不離此一字法門。能於一滴水中，興雲澍雨，貴在神龍之自奮迅耳。

示文約

做工夫人，每每被昏散二障所擾，不得成就，久久便致退悔。殊不知昏散根源，全由迷己作物。故《 楞嚴經》 云：「 認悟中迷，晦昧

為空，乃至昏擾擾相，以為心性。」夫昏則障慧，擾則障定，定慧既障，則睡眠與散亂雜呈。若欲去其根源，先須識取心性本體從來明靜。諸佛證之為定慧，行人修之為止觀，止觀之功，全即明靜之體。惟靜故明，惟明故靜，既非二致，豈有前後？但約對治法門，昏蓋重者，以觀起之；散亂多者，以止息之。息散之止非無觀，起昏之觀非無止，止觀不二，勤修不息，自然本體漸露，客塵漸銷。要知這著工夫，大段間斷不得，又大段性急不得。所以儒門貴勿助勿忘，佛門喻以彈琴，太緩太急，皆所不取。然欲除昏蓋，直須打起精神，不可貪戀蒲團穩坐；而欲除散亂，正不必厭惡妄想，直須覷破妄想無性，則自然休去歇去。故僧問巖頭云：「 起滅不停時如何？」巖曰：「 咄！是誰起滅？」只此一語，可為明心見性者作第一先鋒也。

示慧幢上座

予讀子輿氏書，至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忽見圓頓觀心要旨焉。夫父雖至頑，不可捨之而別覓他。父雖頑父，即我真父，不可如傲象之順命為惡。順命為惡，非事親之道也。捨父別覓，又可稱孝乎？現前介爾一念，亦復如是。全體即是無明，又全體即是法性。無明猶頑父也，法性猶真父也。順無明流，造業流轉，猶如傲象。捨妄覓真，別觀法性，猶如背父逃逝。雖善惡途轍稍殊，其為不孝均矣。六道凡夫，順無明而為惡者也。藏通別三種行人，捨無明而逃逝者也。若知焚廩掩井之瞽瞍，即是允若底豫之瞽瞍，則必盡事親之道于己躬，而肯作順逆兩法以虧天性耶？所謂盡事親之道者，亦只是深信父實生我，除此父外，別無真父。然斷斷不可從命為惡，直須竭怨慕之誠以格之。則頑如瞽瞍，亦可回心，況未必如瞽瞍者哉。觀心亦爾，深信現前一念，全體法界，離波覓水，終不可得。然斷斷不可隨其生滅，不事觀察。直須以不思議一心三觀，深體達之。則縱令惡無記心，尚成不思議境，況善心哉。知一念中圓具三德秘藏，事理兩重三千，互遍互融，深生信解，名之為慕。此境若不現前，只是止觀力微，發勤精進，誓以十法成乘，名之為怨。若能如此努力，縱鈍逾般陀，也須發明有日。倘悠悠忽忽，縱利逾藍弗、敏過達多，的的無濟也。上座久種善根，信力牢固，但平日學問不知，除卻求放心外，更無餘訣，所以千經萬論不能同條共貫。今山中聚首一載，復欲相別，惟此一味單方相贈。能服此藥，實為千里同風。若謂此外別有，則是自欺自誑，雖歷劫同住，終是未曾覿面矣。況色力有限，年光不多，奈何泛泛遠求而不束其功于緊要地乎。至于借事助理，則大悲行法以求壽命為開眼之地，

梵網全經以求圓解為起行之本，佛號千聲匯歸淨土為歸趣之地。然事非徒事，全事即理，因果圓彰，自他不二，貴向頭頭法法中徹見法界源底，只是一法界，更無二法界，所謂一以貫之。儒教尚然，況圓頓佛法乎。思之擇之。

示未能

珠生濁水，蓮出淤泥。從來聖賢豪傑，固不擇地而生。但習俗移人，賢智不免。非有大識見，大志氣，大力量，大方便，鮮克自濟。求其無待而興，不受幻境所侵奪者，厥惟艱哉。夫所謂幻境侵奪者，不惟順流俗而與之俱化也。即使厭流俗而切思遠離，亦名被其侵奪。以一切境界，全是無明變現。無明變現之性，全即法性。由不達故，橫生欣厭。欣成六道，厭墮二乘，去無上菩提遠矣。欲趨無上菩提者，固不得隨順幻境，亦不得厭離幻境。但了幻境即法性，悲長夜之在迷。以悲迷故，起無作二誓，欲拔性德之苦；以了性故，起無作二誓，欲與性德之樂。如此慈悲誓願，方與地藏法脈相應，亦與十方三寶氣分交接。先須方便發此心已，則一切不如法境界，一切末世惡態惡習，觸目警心，無非助發菩提資糧。故《起信論》云：「或有菩薩，見法欲滅，為護正法故，發菩提心。或有菩薩，見眾生苦，而發菩提心。」正謂此也。四諦之中，苦為初門，娑婆世界修行一日，勝于淨土修行一劫。法不在泛涉，會心者妙；藥不論貴賤，起病者良。見思之病雖急，但是其標；無明之病雖緩，卻是其本。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皮既不存，毛將安附？坎坎伐木，不如并大地而掀翻之。夫所謂掀翻大地者，秖是諦觀現前一念，非自非他、非共非離，三際叵得、十方無朕，廓然太空，森然不滅，無倚無依，思議不及，海印炳見，橫遍豎窮。如一念，一切諸念亦復如是。念性固然，非關觀得，藉觀圓顯，生佛同歸，觀而未顯，障由三惑。弘誓策發，止觀安心，破遍護通，調停道品，事理圓進，六即防非，安忍離愛，功成無惑。萬勿悠悠視作等閒，擬心姑待他日；又萬勿急急欲圖脫離，不知藉境鍊心。昔陽明學步，墜五斗米于兩足，循堂而走，去米之後，其疾如飛，即做工夫第一妙喻也。靈犀一點通，尤須善此訣竅。

示慈昱

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信如堅舟，智如柁師。其餘五度及萬行，則皆舟中器具也。欲令信心增長，先須時時念生死苦，警悟無常，不得沉迷五欲，執著世情。以種種世情，決定了我生死不

得；種種五欲，決定牽人入放逸坑，墮惡道苦。今雖處在煩惱之地，也須隨緣稍自勉拔，豈可尋波逐浪，直至沃焦而忘返耶？既能于生死長夜中，發得一點真實信心，即宜急求智慧，以為導師。求智之要，第一在親近明師良友，第二在讀誦方等大乘。非明師良友，決不能益我身心；非方等大乘，決無有出世正楷。若人有信心而無智慧，則能增長煩惱；若人有智慧而無信心，則能增長邪見。故知船及柁師，相須度險，缺一尚自不可，況復俱乏，則茫茫苦海，安有出期？古人云：「一失人身，萬劫難返。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莫謂火燒眉毛，且圖眼下。殊不知人間五十年，不過四天王一晝夜耳。倘不信後世苦樂，只如臥時，身本在床，夢中種種見聞不滅，豈可作斷滅見哉？高明之士，早自著眼可矣。

示迦提關主

法華一乘妙旨，惟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非他，即諸法實相是也。諸法實相非他，即現前一念心性是也。現前介爾一念，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未生無潛處，欲生無來處，正生無住處，生已無去處。心無心相，則其性無生。無生故無住、無異、無滅。無生住異滅，即真法性。橫遍豎窮，不可思議。若于此無相妙心，妄謂有心相可得，則佛知見，便成眾生知見。若即此妄相幻心，達其本非有相，則眾生知見，便成佛之知見。而此一念心性，既舉體全空，亦復即假即中。以三諦宛然，故三觀亦自法爾。以法爾之三觀，照宛然之三諦，能所不二，境智互融。于此妙法，能生信解，名為隨喜。解義觀文，名為讀誦。轉示他人，名為講說。歷事煉心，名為兼修正修。五品功深，六根斯淨，似成真發，究竟可期。有相無相，二安樂行，一串穿卻，秖貴篤信力行，別無奇巧方便。至於十妙五玄，四悉三法，皆是一心圓具。說之則名相紛然，照之則海印炳現。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非筆舌所能罄矣。

示乳生

夫置身于海中孤洲，而伯牙善琴，其情移也；望之似木雞，而餘雞無不走者，其神全也。世間小技，尚非聊爾可以奏功，況欲學出世大道，仔肩如來正法者乎？是故智者大師所明圓頓十乘觀法，必先之以二十五前方便，所謂具五緣、訶五欲、棄五蓋、調五事、修五法，就此二十五事，復各具表法及觀心法門，夫然後正助合行，事

理雙備，如足目並運，安隱入清涼池。後來禪士講徒，各自率情任意，逞一得之見，罔達大方軌則，以此鹵莽蔑裂學問，求成一世間伎術，戛戛乎難之。而欲投足宗教兩途，思以自利利他，誠奚望也？是故真正學人，必先移其夙情，則神自全。情之所牽，雖萬別千差，總不出色、聲、香、味、觸五種；神之所虧，雖亦受病不等，總不外貪、瞋、睡、掉、疑五種。急須訶棄，則聖賢可階梯而至矣。《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深思果行、育德二語，方識養蒙之法。文殊師利勇猛智、普賢慧行亦復然。以此出世法乳自養，即可兼養法界眾生，莫患世間無子期也。

又示乳生

夫不易移者，習情必有以忘之而始移；不易全者，元神必無以戕之而始全。今以半耗之神，日汩于久沿之習，欲求超凡入聖、制外降魔，安可得乎？世之悠悠無志，甘與草木同朽者，誠無足論。最惜徒有大志，弗能自拔。設思自拔，曾不時時自省，究竟與無志者同歸，哀莫大焉。試一自省，則晏安習氣，華靡習氣，溫飽習氣，貢高習氣，疑惑習氣，詩文習氣，較長競短、辨是爭非習氣，乃至尋行數墨、依文解義習氣，凡所可昏擾我神明者，六時之內，何等紛紜雜沓。而依教觀心，澄思懺過，縱有萌糵之生，蓋不啻一暴十寒矣。且人命呼吸，轉眼無常，眨得眼來，已成隔世。儒者云：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況二年三年耶？九旬同住，信非偶緣，只恐弈秋未去，鴻鵠先來，情如故而神愈戕耳。必須時時對了義以移情，念淨戒以全神，庶不負一夏盤桓，不負出家初志。否則，魚子、菴羅華喻，亦可懼也。高明之自憂，能如杞人之代憂，斯大幸矣。念別情深，書此以期他年刮目。

示懸鏡

奮發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不藉于外緣；羞惡之心，亦人皆有之，而不能不汩于惡習。嗚呼！娑婆國土，善友罕逢，惡緣偏盛，自非咬釘嚼鐵，刻骨鏤心，其何以自振拔哉？惟有智之士，鑒物理之無爽，達未然之禍福，趣吉避凶，取決于心而不惑于數，故能知天立命，超死脫生。然知天立命、超死脫生之事，人皆可為，即如賢契乍聽《大佛頂經》，便能然香立誓，豈非真正出世種子？但貴時時提醒此心，念念不離了義經典，則善緣淳熟，魔境自退舍矣。勉之！勉之！

傳

璧如、惺谷二友合傳

璧如禪師，諱廣鎬，台州王氏子，俗名立轂，號伯無。父士琦，為大同開府，以清廉著名。師弱冠時，即有出世之志，禮雲棲蓮大師，取法名，受五戒。萬曆丙午舉孝廉，甫年二十七歲。越兩大試不第，遂慨然就選。蓋以世為廉宦，家業甚薄，而仰事俯育之累未完，急欲完之，以圖出世也。令新淦，愛民如子，民皆感恩頌德。但因居官事冗，戒德稍疏。戊午冬入覲，舟次荻港，夢鬼使攝見冥王，王責以破戒事，驅令入獄。傍有冥官代請，為取破戒後諸事查之，見其善多惡少，乃釋不入獄，鑿兩眼釘諸柱上。及至醒悟，則雙目不能視矣。醫者進明目之藥，復夢為冥王所訶，更以二釘入眼腔中，大痛失聲而醒。遂不服藥，告病歸鄉，就台山高明寺傍築室閒居，日課《金剛般若》并大悲心咒。行法不一年，漸漸復明。諸親友見其無恙，勸令再仕。師歎曰：「人生幾何，猛求出世之不暇，猶暇作蝸角蠅頭活計乎？」特以太夫人在，未忍捨去耳。尋思既欲離俗，復以母在為礙，豈可不願其母臻上壽耶？而太夫人亦女中丈夫，篤信三寶，每率其媳及女孫晨昏課誦，魚磬琅琅，恍若禪宇。遊僧過其門，必設蔬供，無空過者。嘗見有人子出家而父母悲泣，必笑之曰：「出家乃第一好事，應須慶幸，何悲泣為？設吾子出家，吾決不作此態也。」師由是得安心遠遁，剃染楚中，單身行腳，備嘗諸苦。既登戒品，掩關閱律，并書華嚴大法。次從楚地遊歷匡廬峰頂諸處，徐到博山，隨眾參禪，人無知者。予適同歸，一送惺谷至博山剃髮。師昔為居士時，住高明靜室，曾與歸師交。今雖現比丘相，歸師猶彷彿其形。一日在眾中執其手曰：「公是台山高明寺回生王伯無否？」師不容自諱，為歷敘所以出家狀，且悲且喜。日見予與無異禪師辯論受戒一事，最為詳悉。因歎近來律學，甚為淆訛。本以破戒，親受冥譴。久欲留心此道，而歷叩名德律主，罕有不聵聵者。予出《毘尼集要》示之，師亟讀亟賞，歎未曾有，遂與盟千古交。又知予方事閱藏，復以啟囑予曰：「三藏義類，宜總為一書。三藏酌要，宜別為一書。諸宗集目，宜別為一書。佛事稽古正訛，宜別為一書。發菩提心集，六度集，宜為二書。毘尼中衣事，缽事，及授戒，說戒，羯磨諸事，日用間宜行者，當輯附於集要之後。《梵網經》，雖前有二大士發明，今宜補以彌勒戒本，及諸經中所說有相發者，集附本條之下。然後自出手眼，以補前人之缺，亦不失為二大士忠臣。勿以避嫌，失此勝事。沙彌戒，優婆塞戒，俱要少有發明，附於集要。以上事凡八則。弟往讀契經，薄有微願。恨齒逼遲暮，精已銷亡。近又作蒲團活計，

故不能填也。幸逢郢匠，敬附當機，倘三昧酒消，尚冀奉襄半臂，不爾者，當結縞帶於來生矣。」予唯唯謝曰：「弟亦夙有此志，可謂不謀而合，第六第八兩事，業已為之，餘亦當如命耳。」未幾，南都余太僕請異師開堂，異師意欲師與我輩同行，師固執不從，遂掩關於東峰靜室。次年，異師示寂，師出關襄理後事。既畢，適太夫人以其道伴訃音至，師乃歸浙省親。太夫人語之曰：「予嘗謂子設出家，吾不悲泣，今果然否？勉矣進修，吾自善養餘年，汝子亦善能讀書，勿以此掛懷，妨出世大事也。」師奉慈命，乃遊學於武林，掛錫蓮居，與新伊法師莫逆。時予自皋亭將入孝豐，取道武林，復與師作數日盤桓。師囑予曰：「《毘尼集要》，弟雖預參訂，而實未淹浹，擬從師授講，然後身服習之，不令付諸空言。但今遇華嚴法席，不能相隨，餘生若在，准於明歲入山結夏耳。」詎意不旬日間，即嬰微疾，師亦預知時至，命侍者寫囑言，留貽二子，攝心念佛而去。嗚呼！以師之敏而好學，解而能行，其出世正因，懷菩提大願，謙光厚德，飲人以和，真無愧蓮師法脈。天竟不假以年，豈非法門之大不幸乎？師生於萬曆庚辰，卒于崇禎辛未，世壽五十有二，法臘五年。示居學地，故衣缽無傳，唯《回生紀》一卷，流通於世。佛日金臺法師，敦法門之誼，塔其全身於皋亭山麓。

惺谷禪師，諱道壽，溫陵何氏子，俗名啟圖。為文學時，偶得憨山大師《楞伽記》，閱之，且讀且泣，遂發出世心，捐棄舉業，專究宗乘。因父在不得出家，即以居士身，與道友如是，雨海等，日相砥礪。時泉南久乏聞熏，緇林中曾無一人知參方行腳事者，師鼓舞其一二英傑，破格遠遊，從此閩中緇素，始稍稍有發心北學於江浙者。師初至匡山，謁憨大師，見其規模闊大，而於商究生死一事不甚親切，遂捨之而歸博山。博山居以別室，勉以參究。居年餘，每與異師諍論甚厲，侍者多厭惡之，唯異師不以為怪，知其別有長也。然異師法門，必欲先定後慧，師自揣種性，應須先慧後定，藥病不投，莫能相療。因東遊武林，訪無盡法師於天台，見故友歸一師，德業俱進，疑法師必有出格鉗錘，依之而住，得閱《妙宗鈔》等極則教理，回視昔時慧解，倍覺精細。後因劉大參延至吳門，從吳門復遊杭州，至龍居。予是時亦在龍居閱藏，主人命師訪予，一見即問予曰：「師平日有著作否？」予以白牛十頌示之，師大悅，遂欲與予盟千古交。予時心未以為然，相聚既久，每議論佛法，輒與予破格大諍，聞者亦厭惡之。予固坦然不怪，但以其為居士也，未必細加詳察。後因歸一師同結冬，偶商及耳根圓通法門，歸師則持公論，竟是師而非予。予方服膺，因虛心再研舊日諸諍，負墮處實居大半矣。乃共締千古盟，激令早現僧相。師以舊禮博山，既無

大故，不忍背捨，會須往彼剃度。歸師與余欣然送之到博山，異師手為薙髮，而未受沙彌及比丘戒。蓋受戒事，曾先與季賢師約，必欲重復古制故也。庚午年春，予病滯龍居，師與如是師在南都。予誠恐一旦律學無傳，然臂香、刺舌血，作書促之至，師乃同如是師來。來則禮季賢師為和尚，覺源師為教授闍梨，新伊師為羯磨闍梨，力復如來舊規，如法受沙彌及比丘戒。唯菩薩戒不重受，以其為居士時，曾受之博山也。結夏安居，聽予講《毘尼集要》，而師久習宗乘，得其大益，亦未免染其流弊，竟不能留心律學，但恐負予苦心，知金臺法師虛懷好善，遂以集要力請流通。辛未年秋，師竟以疾示終佛日。嗚呼！師亦最奇人也，為法門則每觸時忌，為道友則每忘自身，而慧眼超群，機辯峭拔，往往以短兵取勝，雖名禪宿德欲與之戰，大似撼岳家軍，倘馴而致之，即兜率覺範豈多讓焉？予方謂博山有子，青出於藍，何意其入滅之速耶？師生於萬曆癸未，至崇禎辛未，世壽四十有九，法臘二年。金臺法師說偈而荼毘之，令其骨塔與壁師之塔相鄰。吾聞昔人欲葬梁鴻，覓要離之墓而附近之，千古以為具眼，金師此舉亦一快也。師與如是師同禮博山，亦同受具戒，而如是師以受師益處最多，同雨海居士輯師平日手札，名為筆語而流通之，述師行紀而彰表之，執弟子之禮於身後，為天下後世之重名相而輕法恩者愧云。

方外史曰：二師皆予最善交也。壁慈而溫，惺悲而厲。壁聰俊而詳明，惺沉毅而精銳。壁日讀數卷，過目無不了了；惺涵泳一偈一句，動經旬月不置。是故惺讓壁之博暢，壁服惺之瑩徹。壁所至處，人皆愛之；惺所至處，人皆畏之。壁惟欲受人之益，而未敢益人。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乃至臨終，猶合掌問法，令侍者代為拜謝。惺惟欲益人，即名自益。故從閩中至江右，從吳下至武林，無一處不與人諍辯。乃至臨終，猶追念昔時道友不置。如是師勸以宜顧自己，勿念餘事。則厲聲大叱，謂千古安有自私自利之聖賢。噫，孔子謂不得中行，必也狂狷。孟子稱伯夷、下惠，同為聖人。若二師者，春蘭秋菊，正不妨各擅其美。又奚必兩融，始名全德哉。其與予交善也，壁師則欲受予益，不得不稍以微辭益我。惺師則欲益於我，亦不得不稍受予益。此皆其生平破格處也。獨可痛者，壁師欲學毘尼，而有志未遂。惺師既聽毘尼，而不能力學。如來正法，誰共仔肩。斯誠千古有餘憾耳。嗟乎，一月之間，二師相繼而歿。予雖猶有一二同志，然或但能受益，而不能益我。或雖稍可相益，而略遇違緣，復掉臂長往矣。予更何所樂於人世。是以浩然永歎，而甘沒齒於深山也。

絕餘編卷二

弟子普滋，損貲刻此絕餘編兩卷，奉薦

先師中白融公　先父馬應龍　先母徐氏，伏願
　三障圓消，超生
樂土，早成佛道，廣度眾生。

絕餘編卷三

蒲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圓果錄

序

梵網合註序

大哉，《 梵網經· 心地品》之為教也，指點真性淵源，確示妙修終始。戒與乘而並急，頓與漸而同收。約本跡則橫豎俱開，兼《 華嚴》、《 法華》之奧旨；約觀行則事理俱備，攬五時八教之大綱。文雖僅傳一品，義實統貫全經。緬惟智者大師之時，人根尚利，故既廣宣教觀法門，乃僅疏此下卷戒法。而大師精諳律宗，文約義廣，點示當年之明律者則易，開悟今時之昧律者則難。千有餘年，久成秘典。我蓮池和尚，始從而為之發隱，此其救時苦心，誠為不可思議。特以專弘淨土，律學稍疏，故於義疏，仍多闕疑之處。又下卷雖獲流通，而上卷猶未開闡。嗚呼！四依大士，於法豈有吝心？直是眾生緣薄，罕能遘於希有法門耳。智旭幼崇理學，即以千古聖賢道脈為己任。但恨障深慧劣，往往執東魯而謗西乾。後因聞自知錄序，并閱良知寂感之談，始發信心。嗣又聞地藏本願，并聽《 大佛頂經》，猛圖出世。於是矢志參禪，逃家行腳。雖亦數發悟解，奈何剋證無期。賴有一點慚愧正因，斷不敢錯下承當，生增上慢，以蹈邇來大妄語之覆轍。爰念宿因力薄，應須兼戒兼教，以自熏修。先從閣梨古德法師，遵學戒之法於蓮老遺規，次探《 法華玄義》、《 摩訶止觀》等書，私淑台家教觀。而毘尼一藏，細閱三番；《 梵網》一經，奉為日課。遂於發隱所闕之疑，渙然冰釋。即上卷文古義幽，昔人所稱不能句讀者，亦復妙旨泠然現前。因擬一為合註，以補前人之缺。而此志雖發，緣障多端，六七年來，悠悠未遂。客歲藉大病為良藥，方遂入山本志。適如是昉公遠從閩地攜杖來尋，為其令師肖 滿全公請講此經，以資冥福。復有二三同志，歡喜樂聞。予由是力疾敷演，不覺心華開發，義泉沸湧，急秉筆而隨記之，共成玄義一卷，合註七卷。註既成，敘厥本末，以告來哲。蓋雖不敢謂凡夫心力實能超越前賢，而夙有微因，今復久誦，半生淹洽，自不無千慮之一得。故於理觀事相，不惜一一指陳，誠可勸開解篤行者之半臂也。後之覽者，尚勿以繁瑣而厭忽之。俟解行雙圓，迺歸諸筏喻可耳。

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後序

嗚呼！大法久湮，人多謬解，執大謗小，舉世皆然。寧知地獄眾苦，已隨其後，瘖啞餘報，復更難窮。故我地藏慈尊，於大集會中，現聲聞相。而世尊廣歎勝德，且為之較量云：「假使有人，於彌勒、妙吉祥，并觀自在、普賢之類，殑伽沙等大菩薩所，於百劫中，至心歸依，稱念禮供，求諸所願。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歸依稱念禮供地藏。以菩薩久修堅固大願大悲，勇猛精進，過諸菩薩故也。」蓋末世之中，駕言於大乘甚易，而躬行於僧行實難。寧知廢小談大，并其大而亦非；悟大用小，并其小而亦大。故《法華》誡弘經者，必依四安樂行。《涅槃》極談常住佛性，尤扶戒律。今大士之功德獨盛，得非亦在此乎？智旭深恨夙生惡習少年，力詆三寶，造無間罪。賴善根未殞，得聞本願尊經。知有出世大孝，乃轉邪見而生正信。仍以謗法餘業，雖辛勤修證，不登法忍。每一展讀大士三經，輒不禁涕泗橫流，悲昔日之無知，感大士之拯拔也。因念濁智流轉之日，與我同此過者不少。敬宗《十輪》，并《本願》、《占察》二典，述此儀法。庶幾共滌先愆，剋求後果，不終為無依行乎。未登無生正位，皆可修之，無論初心與久學也。

安居止觀山房序

海陽西郊有最高峰，名陽山尖，峰側有阿蘭若，名止觀山房，九華葆一初公之所構也。茂林修竹，疊嶂層巒，雲霞變幻于足端，視聽擴徹于天際。予將訪友閩中，過而樂之，且以時逼炎暑，征途不易，遂從初公之命，借此結後安居。日永境閒，蕭然無事，二三同志喜究《大佛頂經》要旨，因作九旬商確。商至第四卷云：「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粗相。」頓悟《法華經》中佛法從緣之旨。嗟乎！二經妙指，何其巧出一轍也。是故智者大師證法華三昧，乃攬本跡十妙圓歸，于介爾一心，示摩訶止觀法門，與今經所明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若合符節。後之箋釋斯典者，無慮數十百家，苟欲捨摩訶止觀而別立宗途，未免轉趣轉遠。良以摩訶止觀的是如來大事因緣，的非世間和合粗相故也。請嘗言之：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豈非止觀不二之真源乎？迷此真源，則寂體成昏，照體成散，是不變之性隨染緣而成九界；悟此昏散，則散既本寂，昏亦本照，是謂不變之性隨淨緣而成佛界。雖成佛界，真源不增，雖成九界，真源無減，是謂隨緣之理，歷染淨而終不變。夫隨緣，即不變大事之因也，不變，即隨緣大事之緣也。故曰：如來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知此義者，方知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亦知六而常即，修非性外；即而常六，性不廢修。修非性外，不墮因緣；性不廢修，不墮自然。世有徒聞止觀之名，罔窺厥旨者，妄謂但屬修成，豈識性修不二真旨趣耶？予在俗時，創聞《地藏本願》，而發出世之心，嗣聽此經，而為剃染之舉，歷年行腳，取益無方，於此二經，蓋不曾掛一字腳，實又不曾離卻一字。後讀台宗教觀，每每引《占察經》以為誠證，而《占察經》即地藏大士所說妙法也。其開示一實境界，則是一大事因，其開示二種觀道，則是一大事緣，愈信如來密因、菩薩萬行，一門超出，無二無三之旨，誠不我欺。每思拈此妙義，點示未聞。客歲于九子別峰創講一過，今乃重拈妙義，於是隨其根性，各獲法喜。噫嘻！此雖偶緣，豈偶緣哉？倘吾與諸友不同具此一大事因，則法性了不相關；倘吾與諸友不久種此一大事緣，則說聽豈能投契？況此山房既已先稱止觀，而初公法派復是九子傳來，當知于此大事，夙緣非淺。從此種而熟，熟而脫，莫如鈍根聲聞于中悉忘，他年更作貧兒馳逐也。嗟乎！智者大師聞此《大佛頂經》名字，向西遙禮，一十八年不獲睹見，後百餘年而般剌密諦剖膊傳來，復更淹留多載，始漸流通。觀此二大士苦心，豈欲為尋行數墨者添葛藤哉？必須教觀齊彰，因指見月，由斯典而通乎止觀，還由止觀而徹信吾言不誣，則九旬結夏，真堪為塵劫緣因矣。更拈一頌，以裨妙觀。頌曰：頂光化佛全彰性，妙觀天成不借功。未歇狂心頭亦在，已瞻華屋戶寧窮？密因徹悟無生滅，萬行方知究竟同。魔外昇沉目去翳，菩提真路鳥翔空。

題跋

合註跋語

夫本源心地，含生共有。無染性戒，日用不知。目翳而華舞太空，夢蟻而尋羶階下。晴虛之體依然，輪王之身如故。哀哉妄惑，枉受幻輪。勞我慈尊，現身同患。示成不倦於八千，垂化無偏於塵剎。一滴之心地既敷，積劫之沉迷立醒。而琅函久錮，半珠僅呈。繄我愚蒙，得探全寶。竭思殫機，塵培泰嶽。思法緣之匪易，輒涕泗以滂沱。願我同仁，深思力學。解行同遵，自他俱利。庶得上報佛恩，不負己性矣。

題畫

華林開士性癖山水，六十初度，高足葆公圓山水以壽之。群峰列秀，空亭寂然，見道不見山也，見山不見人也。或曰：「 掌亭人得無入隱身三昧耶？」予曰：「 此正入普現色身三昧耳。」東坡不云乎：「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雖然，此猶是門外語。且道如何是門內語？見山依舊山，見水依舊水。若向這裏會得親切，便可向開士祝無量壽矣。

題等韻

光音以上，覺觀永離，不復以音聲為教體。世界初成，梵天再立，始共呼為薩埵。薩埵，此語言文字之始也。風土既殊，以字代音，而梵韻不可復考矣。後之賢哲，創為三十六母，以辨五音，至今相沿習學，又成故套。試研問久學，尚未委其源流，他何足云？嗟嗟，文字性空，緣生故有，一音一字，咸即法界。所以眾藝童子，唱字母時，一一無非般若波羅蜜門。而今於因緣所生法中，尚未知其端的，況能知此音性字性，皆悉即空即假即中，頓成三般若耶？雖然，法無迷悟，迷悟在人。觀照為實相之門，文字又為觀照之門，則此一帙，未始非諸佛智母。縱令習而不察，如貧女寶藏，雖未受用，不可謂無。況今書者讀者，又孰非善財眷屬哉。

刻般若照真論跋

夫般若無名，一切法皆般若之別名也；一切法無體，般若即一切法之自體也。一切法不可名，故般若亦不可名；般若無別體，故一切法咸無別體。世有欲借語言而顯般若，欲絕語言而顯般若者，皆未達甚深般若圓融三德者也。何謂圓融三德？一、 實相般若，二、 觀照般若，三、 文字般若。此三非三，亦非定一，以一切皆實相，一切皆觀照，一切皆文字故。是故六百卷全帙而非多，二百六十餘言而非少，乃至後賢述作，無慮數十百家，了得即字字解粘去縛，不了則字字加縛增粘，澄公《 照真論》亦其一也。此論自北而南，流通已久，惟新安尚乏聞熏，賴普門安尊宿攜入黃海，而積如厚禪師旋為繡梓。觀二老苦心，直欲令見聞隨喜者，當下即與甚深般若相應，豈可更作借言、 絕言兩法會哉？若于此論不作借言、 絕言會，則于六百卷經、 于一大藏教，亦不作借言、 絕言會。譬如一星之火，遍燒原野，予拭目俟之矣。

血書法華經跋

夫一切佛語，皆群靈之眼目，千聖之慧命也，況無上妙法乎？一切讀誦受持，皆般若之真因，渡苦之寶筏也，況刺血為墨乎？而掠虛禪者，惟事高談名理，罔知真實行門，吾以為彼直未悟理耳。設真悟理，則一切行門，無非妙理，有何事相可薄，理性可尊？況眾生無始，我執恒重，若宗若教，對治咸急，正宜借此微因，充而至于三祇大行，俾正使習氣與舌端皮肉，一齊破盡，可謂即事而理、即漸而頓，奈何棄此真實功德，而以空談當妙悟哉？惟乳生法友，夙植正信，年方應法，遂作此不思議功德，是故歷參知識，不染近時禪病，今又將篤志教觀，深入斯經堂奧，夫非因真果正、形直影端之一驗耶？將來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紹智者大師真正法脈，方知一點一畫，無非全體法華三昧，決不誤認無相安樂行，猶在有相安樂行之外也。請即以吾言為券。

書柬

復水部胡善住

病臥山中，忽接手教，愛我切而規我深，自非金粟後身，不能說此希有法也。入正位人，尚應泣聲震動大千，況我大心凡夫，其能漠然於衷耶？但自利利他事，亦須知彼知己、知時知勢。貧衲每每自反，世謂我持律第一，實增慚懼。姑無論三聚十支、八萬微細，即比丘一百五十戒相，雖於開遮持犯之致了了分明，而未能行其萬一。又無論遮罪中，除飲酒、過午二條，餘皆未淨。即性罪七支，能免故殺，而不能防誤殺。能不錯因果，不敢以三寶物私自取用，而不能磚錢決不買瓦。猶如古人，能執身不犯世間男女，而不能夢寐清淨。能不作妄語兩舌，而不能無惡口綺語。良由多劫以來，乘急戒緩，習以成性，遂大段著力不得。是以恥躬不逮，今已退居沙彌位中，萬萬更無弘戒之理也。惟宗乘中事，未出家時，先已留心。苦參十載，頗辨真偽。而當世禪流，反以我為夾雜教律，橫生邪慢。次則教觀一途，叨仗夙因，頗窺堂奧。而近時學士，復以我為未歷講席，自設町畦。捨此二法，更欲以何法度人？總之，時未到、勢未乘，惟有山中苦行，以消夙業。正欲養成毛羽，庶望高飛。待佛法現前，用副梵王勸請。非敢固為石隱，置元元於度外也。一夏病劇，秋來稍痊。但瘧症如故，須聽其自止，非藥餌可制。初入山時，於地藏肉身塔前，拈得先閱藏闔。今聊以法喜資神，似較參苓倍勝。山中澹泊，冬衣典盡。蒙賜路貲，本不宜領，以寒威將逼，遂用贖之。亦足見因果不甚分明，戒律疏緩之一端矣。遙向丈室懺悔，非敢言謝也。病筆草復，不莊不次，諒之。

復韓蓮洲

曩在吳城養病兩月，備蒙仁者暨一切緇素善友道愛殷勤，詎忍忘之？特以出家本志分毫未酬，濫膺人世虛名，實深慚悚，不得不避跡深山，再事苦修，圖得一當，以報知己耳。不謂夙業所追，無地可避，一夏病苦，空消天日，猶仗地藏弘慈，得以不死。今且閱藏，作著述資糧，倘倖未填壑，冀滿《 梵網》、《 占察》二願。蒙論天池、 華山之間，雖亦甚妙，總以人情太熟，取靜為難，故悉達大士尚須遠居雪山，況我凡夫，豈容戀戀故鄉耶？經云：「 自未調伏，欲調伏他人；自未度脫，欲令他度脫。無有是處。」不肖正為深念父母之邦，廣及法界有情，迺誓于山中修道以濟度之，非敢急於自度也。夙願所牽，致違尊命，罪何可言？然仁者善能設身處地，當不深咎耳。賤恙雖未愈，大約得過十一月後，或有生機日下，計星守命，未免受其侵蝕。總之，道力羸弱，故使五行有權，思之可悲，言之可愧。附去幻寓華嚴四偈博笑，餘惟為法、 為眾生善巧調攝。至囑至囑。

復卓左車

病臥深山，尊使晚到，強起呼燈，捧讀尊翰，道愛殷切，溢於言表，兼以尊使暨北溟禪人，極道盛意，不啻口出，銘之五內。但貧衲此番入山，雖非究竟作石隱計，而痛念大法傾頹，綿力難救，姑作數年苦行，以俟人定勝天耳。承謬舉於宗伯葉公，謂為宗說俱通、 解行雙到，試自思之，實增慚愧。倘以古人之俱通雙到相此，未免蹴然；倘以今時之俱通雙到見稱，又未免[弗* 見] 然矣。每憶出家本志，似不在釋迦之下，數年被道友所牽，致令虛名盛而實行微，多方作入山計，今始半遂，正欲深之又深，能為居士一人頓改節耶？且秋間徹因持胡善住柬來，悲愴懇切，堪為墮淚，而貧衲亦竟付諸漠然。今忽應居士命，則胡公其謂我何？耑此附復，統祈慈亮。葉公篤信斯道，適膺宗伯之任，靈山親囑，克副無疑，企羨企羨。但山野病夫，不敢浪通名字，敬以原柬奉繳。

復陳旻昭

法門之衰，如大廈將傾，非一木所支，故數年以來，惟恃道友為命脈，而眾生習氣各有偏重，亦復不能如水乳合，興言及此，惟有血淚橫流而已。利名兩關，從來羈絆我不得，非適今也。迺極相知人，猶然以名利見疑，所以誓朽此骨於深山，不甘受千古誣謗耳。

居常謂壞法門者，皆由於撐法門人，如齊桓、晉文尊周，適所以壞周，方痛懲之不暇，奚忍蹈其覆轍？獨有出家一點初志，急欲剋獲聖果，而悠悠十五六年，竟成虛度，慚天愧地，夫復何言？即此十五六年行腳，打破面皮，放捨身命，僅開得名字，即佛位中一隻清淨肉眼，於佛菩提了了得知，歸家道路明如指掌，而形枯氣索，前進為難，意欲傳得一人，勿令最後佛種從我而斷，亦竟未遇其人。嗚呼痛心！又惟有夢寐永泣而已。慧公來，伏讀手教，兼承厚施，愧不能消，然訊知居士近況，所處頗艱，而道念益固，深以為慰。或我佛遺法將來不至永墜，尚有否極泰來之機，其終藉手於居士乎？每觀種種邪外之流，其智甚短、其說甚陋，猶足以簧鼓天下後世有述者，大底別有一段徹底精神以持之耳。況將徹底精神持此至妙至深正法，豈反不能弘於天下、垂於千古。倘不能弘、不能垂，只是我輩精神未曾徹底，但當自反自勵，不必他求也。船子身葬水中，而夾山乃大弘其道。荊谿以居士身參學多載，後方出家，一世不登法座，而其書乃傳之萬世，不可磨滅。宣聖之木鐸，孟軻之好辯，皆此類也。此意願與居士共之。雖未獲一第，亦奚足憂，當勤心道業，誓續佛祖慧命為急務耳。如是師帶病遠來，期共作山中朽骨，不意寺內三喪相繼，未免內顧之憂，勉強勸其一歸，了世間幻局，賴有此人，差慰鄙懷。但身亦多病，竟未知誰死誰手也。山居百八偈，附呈清覽。又附《戒消災經略釋》一卷，知居士必能得意於語言文字之外。其餘著述，未能一一持上，統俟後緣。賤恙仗庇僅痊，但久病之餘，非復向日精力，一息尚存，惟以著述念佛為務，俟金蓮現前，便長揖西馳矣。

復智龍

逃名於萬死之後，已悔其遲；傳法於一隙之天，倍見其拙。然生平受用，惟是多虛不如少實一語，庶不致以身謗三寶耳。故退戒一事，雖痛心於歸師之負盟，亦以為今比丘則有餘，為古沙彌則不足，寧捨有餘以企不足也。來翰謂法門中事，大可痛心，誠然誠然。但非時食戒，遂因將就，上下相安而毀之。將就二字，是獅象家風，是狐兔習氣耶？語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其身正不令而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觀足下舉動，未出常流，徒欲漫增感慨，恐傍人之感慨足下者，亦不鮮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孟子曰：「以燕伐燕，何為勸之？」不肖於足下亦然。自此以往，更當學莊生之不庭耳。

寄徐雨海

幻住一別，音信杳然，令人懸念無已。世道愈惡，病障日增，遂於丙子初春，作長往之舉，埋名易字，暫寓九華，以養沉痾。不意如是，師迺於臘月初八夜，忽從天降，大驚大喜，未及作禮，便問雨海安在。如師沉吟未答，連問至三，方述居士的信，甚為悲切，亦甚為慶幸。以居士生長富貴，從不知世間些小苦事，況受此大苦，故應悲切。以居士雄才大略，膽識高曠，負蓋世之資，具千古之學，懷聰明慢眼，空天下世出世法，粗心浮氣，未入甚微細智法門，自非此等惡辣鉗錘，何由得入聖賢閫域、佛祖堂奧。子輿氏曰：「天之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乃至行拂：亂其所為。」此實可慶可幸。但於動心忍性四字，不妨十思百思，逍圜中第一法藥也。向曾深誡居士，不宜輕舉妄動，不聽芻蕘，致有斯患。然惺師每言：「因錯得妙，跌法從他得。」今於此局，益驗不誣。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而不食之碩果，轉為不遠之復。復之象辭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即是潛龍勿用之意。盈虛消息，通於至道，於通起塞、即塞成通，台觀所以貴善識也。如是師正擬與貧衲同隱九華，作潛修著述計，不意滿公演子既已西馳，直院湛公亦復長逝，還一乃遣晦文遠來哭請，似不得不作歸局。貧衲亦萬萬欲與同行，奈此間尚有小事未完，須一完卻徑至泉南，閉關靜坐，俟居士難星退舍，把臂於蓮寺戒壇前也。自臘月初八聞信，每日為居士持大悲咒七遍，以脫難為期，愧凡夫乏神通力，聊盡此心而已。萬祈為道自愛自勉，種種闊懷，非筆所罄。

再復陳旻昭

聖祥歸，又荷厚供，兼讀手札，稔知大願大悲，真可謂不忘靈山親囑，銘企何已？但不肖以病廢之餘，勉為二三同志作村學究，訓蒙勾當，何敢濫膺弘法之名？而長干大道場地，既有賢主人，復有大護法，自必有福慧並隆、巧逗時機者出而應之，豈不肖秦時鍍櫟鑽所宜居此位哉？古人云：「改弦易轍，不如就路還家。」如不肖者，正宜幽至究竟；如居士者，正宜鬧至究竟。鬧至究竟，鬧即是幽；幽至究竟，幽即是鬧。長干九子，不隔微塵，居士久悟斯旨，何猶示同未悟耶？《梵網合註》，仗庇幸已閣筆，共計十萬餘言，未遑錄上，先以緣起呈正。壇中十問，性學開蒙、二友合傳，并塵清覽。嚴冬在邇，伏惟為道為生珍攝，不在言。

又寄陳旻昭

山中寂寞，屢蒙厚施為謝，但愧涼德不能消受耳。每念大法垂秋，亂臣賊子遍滿天下，邇年勢雖稍衰，而正法受其剝蝕，元氣殊覺難復，似未可欲速也。貧衲以孤孽之身，漫抱嬰杵之任，而所交碩友仍多內變，是以感傷切髓，聊附虞仲、夷逸之科，遣茲餘喘，冀早生安養，然後乘本願輪還來度生。縱令未填溝壑，不終石隱，亦斷無即遊王舍大城之事。萬祈慈諒，勿致徒費往還，重招妨命之愆也。居士竭力弘護，即此是大學問、大精進。古人云：「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又云：「向上事須從向下會取。」豈欺我哉？但貴善自著眼而已。聖譬則力，智譬則巧，雖筈筈相拄，非復巧力所及，終亦不離巧力。居士以為何如？榔梅居士夙欽道風，乃復佳貺遠頒，尤徵樂善之懷，愧感兼集。但山野廢衲，不敢浪通名字，統祈鼎言致謝為囑。偶讀地藏三經，述出《讚禮懺願儀》一卷，擬作救時單方，未審當尊意否？餘情非筆舌所罄，統希心照不宣。

寄韓蓮洲

客歲閏月，得接手教，不覺又易歲矣。流光如駛，衰病相仍，捨卻樂邦，何處送想？此意願與仁者共之。故鄉本即法界，我今不離法界，即是不離故鄉。設更欲飛錫故鄉，則故鄉又在法界外矣。至于度人桑梓，自是入廛垂手邊事。不見悉達囑車匿云：「設我骸骨枯腐，不盡生老病死之原，誓不返還。」豈可謂悉達置故鄉于度外？又豈可謂不肖今已成道，不比踰城出家時耶？仁者屢遭拂逆，當是夙因所感，亦是今生善力深厚，轉重受輕之局。但于「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二語，不妨再思十思，必自有解脫路也。地遠緣疏，音問不能相續，惟神棲安養，一念千里同風，終不以睽違為隔耳。

寄靈隱兄兼訊影渠

病臥荒山，無時不念及仁兄。仁兄眼目志識俱足千古，而不能千古者，只是欠剛骨也。久欲作一方便，為二兄結伴修行計，無奈福緣淺薄，兼以惡疾纏身。今疾雖漸愈，緣似尚慳，亦祈仁兄挺出剛骨，俯就幾分，則深山坐對，庶可期耳。合註緣起、壇中十問附政，向蒙許《華嚴大鈔》，未審何時發來？意欲細閱一遍，求其與台宗真實相出入處，庶可息從前諍論，為申積冤。否則，悠悠門外之談，殊未足憑據也。聞二兄于台宗教觀已有信入，猶願潛心討徹源底，為他日相晤時快談張本。嗚呼！流光如駛，衰老日侵，既自

反而痛心，乃敢為同志饒舌，幸勿罪其狂瞽。影師近目，法體何似？乞示好音。

復項居士

回音藹然，深悉道況，兼承厚施為謝。但細讀扇頭和偈，未免落在口頭三昧，大似初生牛犢不畏虎。居士向本正信篤實，今何忽弄此虛頭耶？豈不見古人錯下一語，五百世墮野狐身，奈何妄談般若，作拔舌犁耕種子？萬祈戒之，勿視作等閒也。山僧一行一止，各有因緣，漫以趙州相擬，殊為未確。夫帝鄉可遊也，皈戒之心不可忘也；詩偈可作也，儱侗套語不可襲也。紅塵堆裏學山居，風塵何能染人？只恐人自染風塵耳。後會未期，聊進藥石，以酬一日之知。餘非所計，臨楮神馳。

雜文

弔溫陵開元寺肖滿師伯文

嗚呼！水漲船高，泥多佛大，從來間世之英豪出現，未有不因培植厚德而致之者也。予之得稔知老伯厚德也，因獲借交於高足如是昉師也。而昉師之與予莫逆也，則又因惺谷壽師聯出世盟也。惺谷以居士身倡修證法門於泉南佛國，是時法化久息，疑謗頗多，獨昉師極力為之表裏，而老伯實克成之。至於昉師同壽師行腳，遍參海內知識，遍交海內勝友，費卻草鞋錢凡若干數，盡取給於老伯之精舍，曾無倦色。又老伯每以淳厚雅度化導緇素，目擊道存，不言而喻。且勤營福業，不吝缽資，供養三寶，惟虞簡缺。是以法事之殷勤，儀節之周備，不惟溫陵一境親炙成風，而八閩上下亦且聞風興起，無怪乎其克享眉壽，允裕後昆也。嗚呼！末世障深，競騁狂慧，持戒修福，鄙其有為，匪藉先輩，孰為典刑？老伯固應住世一劫，昭示未來，而蓮蕊欲敷，侍者不請，遂踵隻履之風，豈不痛哉？予每悲法道陵夷，魔外充斥，目不忍見，耳不忍聞，遁跡深山，甘群野獸，而昉師猶衝風破浪，冒死捐生，尋予於數千里外，法道重於丘嶽，身命等於鴻毛，雖剛骨弘誓，稟自夙習，其受滋培於老伯者，亦豈可思議也？獨嗟昉師初出，老伯旋終，於世法中不無永別之恨。然得此賢嗣，毅然以荷擔法門為己任，克其志操，決堪光顯如來道化，則老伯亦誠可無憾矣。予聞諸儒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予雖不獲親奉慈顏，迺藉昉師而神沐至德，今之望薰風而灑淚，不亦宜乎？

弔知白文

嗚呼！習俗移人，賢智不免，法門日替，僧體益卑，求其矜然有以自拔者，幾何人哉？維我知白朋公，托跡名山，希心禪理，不染時流之陋習，克臻先哲之典型，秉歸戒而畢志茹蔬，聞佛乘而欣懷染指，力疾投身于萬德，洗心畢露其千尤。予方慶緇侶有人，山靈增色，擬從閩地言旋，永締蓮邦淨社。誰謂暫離三月之間，遂作千秋之隔？嗚呼！無常巨力，抑何奪吾良友之速也？四十六年幻夢，雖然當下圓消；九十九峰家業，畢竟憑誰同紹？見其進未見其止，已堪為法門歎惜；可共學未可適道，尤足為身心隱憂。公靈不昧，必能憶大乘止觀法門，信淨土橫超捷徑，則千佛社裏雖少一人，九蓮池內新敷一萼。公既死而不死，予亦怨而無怨矣。公其含笑而存鑒之。

疏

萬缽緣疏

一滴水耳，而蛟龍得之，為雲為霧，普洽寰區，其功果在於水耶？果在於龍耶？果非水與龍之功耶？謂功在於水，則均此一滴，胡以日曝之而乾，火炙之而亦乾，即渴人飲之，亦不足以潤其舌。謂功在於龍，則置諸高原，尚不免有熱砂之痛、宛轉之苦。謂功不在龍與水，則胡以二物相遇，遂得相成？龍既不可思議，水亦不可思議。噫！此亦可以悟法界妙理矣，而更可以喻修證要門。蓋水猶福也，龍猶慧也，水龍之性，即真如法性也。倘水性非真如性，本不能周遍法界，縱遇真龍，豈能令其騰波湧浪。倘龍性非真如性，本不能神明出沒，縱遇真水，豈能令其變化飛騰。惟以稱性之龍，御稱性之水，則龍靈而水亦靈。亦惟以稱性之水，得稱性之龍，則水妙而龍更妙。福慧二途，亦復如是。修福不修慧，福則有漏有為，有分劑，有窮盡。修慧不修福，慧則無光無燄，無力用，無莊嚴。惟以稱性之福，資稱性之慧，如得水之龍，雖小亦不可欺。亦惟稱性之慧，作稱性之福，如遇龍之水，雖少亦不可盡。而福慧二輪，又惟以同一法性，故皆不可思議。倘一塵福聚，本不等於法界，胡能使二錢微供，頓超匿王四十里燈？倘一念真明，本不徹於全體，胡能使一放屠刀，便預賢劫千佛大數？是以修慧必須真，莫類蛇虺之不能騰駕；修福不須擇，莫如海鱉之但誇水多。然慧門嚴真偽之辨，取捨貴精；福門融大小之岐，隨緣愈妙。所以出家三學，討究歸於師友；日用四事，供膳托於檀那。師友必擇而後精，檀那必等

而後普。欲行等慈，誠莫若萬缽緣之設矣。人輸一缽，為力甚易。集之成萬，為福甚多。如一室中，具足萬燈，一一燈明，各遍室內。當知施一缽者，即已圓具萬缽功德。又況燈燈相續，燄燄轉明，熟食除暝，功遍一切，寧止於萬缽功德而已。多亦法界，少亦法界。少即法界，故施一缽者，不必愧其薄；多即法界，故施無數缽者，不宜厭其奢。古人云：「 善人行善，惟日不足。」《 華嚴》云：「 十大願王，無厭無足。」 請於此法性海中，興大法雲，注大法雨，滴滴總歸大海。莫問斯水何來，亦莫問斯水何去矣。

蘊空精舍募建華嚴閣疏

自佛法流傳，震旦經帙之最富者，莫若《 華嚴》 。其最簡者，莫若《 心經》 。《 心經》 語僅數百，雖童子亦能誦之。《 華嚴》 則浩然八十餘帙，雖老宿亦未必盡諳也。顧究其旨趣，廣略互收。只如《 心經》「 照見五蘊皆空」一語，人皆知之，第未審其以何為照也。若照以邪慧，則謂死後無相為空。若照以聲聞般若，則六分推析，覓我了不可得為空。若照以緣起般若，則體虛無性，如幻如夢為空。若照以不共般若，則二邊叵得，離過絕非為空。惟照以甚深般若，則色等諸法全即法界，體絕纖塵、 量窮橫豎，遍具遍含、 無障無礙為空。依此修觀，則法法隨心，名觀自在。塵塵圓具，亦名普賢。妙智融徹，亦名文殊。大慈普覆，亦名彌勒。法身真常，亦名毘盧。上中下三部《 華嚴》 ，一言可蔽。巍巍寶閣，煥乎在心目間，更何俟謀諸土木耶？雖然，《 華嚴》 以六相明宗，不有壞之，孰為成之。不有其別，孰彰其總。不有其異，孰顯其同。則土木一案，正不可少。十玄門中，所謂托事表法生解也。舉凡輸粟布金者，一切與此甚深般若相應。如空合空，如水投水。人人歡喜，鼓舞於自性中。何必更贅一言為勸，而又何妨藉此一言為勸。以此一言，亦全是法性。故主募事僧為惺凡開士請以此法自惺惺他。

海燈油疏

劫初時，人有身光，不假日月光明。身光漸減，日月出生。而日月光明，復有時不能遍照，則繼之以膏火。此膏火功德，不惟等於日月而已。日月照臨，屬於悲田。燈火供養，悲敬雙具。又況地藏大士，以無緣慈力，同體悲心，示居九子峰頭，遍救塵沙含識。肉身靈塔，四海歸依。由是有海燈之供，表善信之微忱。當知一莖光照，全彰自性妙明。緣善既發，正了同顯。倘謂此是事相，或是塵緣，無關修證者，則離事談理，離境覓心。理若龜毛，心同兔角，

誰與萬善莊嚴，成兩足果。昔有一賊，因盜寺物，為佛剔燈光明，尚感多劫身有光明之報。況以好心施供，藉大士慈悲，俾燄燄普燭幽塗。方將續如來慧燈，耀法界寶炬。若自若他，同開長夜幽關。又豈止生死中之樂報已耶。請速發心，毋貽後悔。

芙蓉閣建華嚴期疏

此山自李青蓮有秀出芙蓉之句，而九華之名始彰。今印如開士構一樓於化城寺側，稱之為芙蓉閣，倘亦有味乎青蓮句也。開士復發弘願，即于此閣轉大法輪，欲建三年華嚴道場。僧侶以十二為數，檀越以八十一為緣。每緣于一年中，助米一石二斗，助銀一兩二錢，共須八十一緣。或一人獨任數緣，或幾人共成一緣，無不可者。圓滿之日，仍以懺摩回向法界，甚盛舉也。開士既發此心，兼徵予一言為勸。予每謂《地藏本願》一經，當與八十一卷《華嚴》並參。《華嚴》明佛境界，稱性不可思議。《本願》明地獄境界，亦稱性不可思議。一則順性而修，享不思議法性之樂；一則逆性而修，受不思議法性之苦。順逆雖殊，其為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則一也。吾人若一念迷佛界不思議性，則常寂光土，應念化成刀山劍樹、爐炭鑊湯。若一念悟地獄不思議性，則泥犁苦具，應念化成普光明殿、寂滅道場。迷悟雖殊，其於性德無增無減，又一也。然性德雖無增無減、非逆非順，不屬迷悟。而迷之則為九界逆修，遂感分段、變易二死苦報；悟之則為佛界順修，遂成菩提、涅槃二種轉依。迷為三惑，悟為三智。逆修為十惡五逆，順修為六度萬行。生死為三界四相，轉依為三身四德。苦即法身，惑即般若，業即解脫。諺所謂「推人扶人，只是一手。讚人毀人，只是一口。」《大佛頂》所謂「如水成冰，冰還成水」，詎不信然。則芙蓉九朵，信可與華嚴九會同其表法。豈謂《地藏本願經》，僅談地獄因果事相而已。況華藏世界，安住於大蓮華中。如來成道，亦復坐寶蓮華。而優缽羅、波頭摩等地獄，亦復名青蓮華、赤蓮華。可見一名一喻，一事一法，皆悉具足十界。誠在當人之迷悟順逆何如耳。不思議法性，體非群相，不礙諸相發揮。又奚間於地獄及寂光哉。願開士率諸檀越，及誦經緇侶，即以此為順修因緣，開發正悟。則鐵圍兩山，即是金剛菩提道場。無令火燄幻作金蓮。如慈悲懺法所云，斯大妙矣。是為勸。

九華山營建眾僧塔疏

福田有二：曰敬，曰悲。敬田以田勝，悲田以心勝。供舍利而福等虛空，敬田也；澤及枯骨而萬世稱為仁主，悲田也。但有一田，功德已不思議，況悲敬具足者乎？悲敬具足，則天下叢席之普同塔是也。夫羅漢四果，證入無生，永離我執，既入涅槃，不復愛此朽骨。凡夫比丘，未斷思惑，倘尸骸暴露，則神識不安。神識不安，可悲也；堂堂僧寶，可敬也。矧凡聖莫測，安知肉眼所謂凡僧，非即大士所曲示乎？是故隨供一骨，罔不具予悲敬二田，此即小小道場，必備此事。維九華為天下第一名山，迺乏茲要典耶？然九華亦非全乏，奈前人作事草率，不足垂於久遠，致令荒原暴骨，悚日傷心。予初到山，首以此事經懷，因病苦所困，不克議始。今賴大士弘慈，惡疾退舍，方擬捨身命而力營之。適有眾位耆宿，無不先得我心，而又十倍予力，相與快為鼓舞。予遂不揣陋拙，僭言倡始，兼願集百金以助厥成。其有見聞隨喜，無論若緇若素，但肯隨喜樂助，亦無論若多若少，既投最勝之因，必克無上之果。敬則成佛道而有餘，悲則度眾生而無量。係以偈曰：

僧相堂堂，福德之海，縱令朽骨，福性奚改？起塔供養，應至梵天，況復丈許，詎云不然？三百餘金，眾緣成就，銖兩分文，成佛無謬。彈指合掌，的的真因，誰為證佐？妙法華經。

止觀山房改向文疏

昔世尊將成正覺，登一山頂，山為振裂。世尊念曰：「得毋我夙障耶？」山神跪而白曰：「非是菩薩夙障，秖緣斯山淺薄，不足載如來成道耳。去熙連河側不遠，有菩提場，周匝千里，金剛所成。三世諸佛，咸悉坐此，成等正覺。」佛如其言，詣彼成道。由此觀之，風水所係亦大矣。世有高談唯心，蔑視風水者。詎思一切唯心，則風水獨非唯心法門乎？是故華藏莊嚴世界海，安住無邊香水海中。無邊香水海，依大風輪而得安住。此即風水之本源，而唯心之極致也。今于此法界安立中有塵許娑婆，娑婆中有塵許支那，支那中復有塵許之新安陽山尖。而塵許之法界不小，華藏之法界不大。擬欲向此一塵中，轉大法輪。奈向日所定方隅，未為允妥。事須改作，方得依正相稱。蓋不必再作布金之侈費，便可坐收熙連河畔之奇功矣。深信唯心法門者，請于此薦取持地圓通。

絕餘編卷三

助刻芳名

賢菴　海蒼　德賢　傅福　性超　常融
性溟　性學　顯悟　秉才　寂洪　照衡
傳善　弘淨　定瑞　海秀　覺心　如明

傅照信　傅照蓮　傅普見　傅普敬　照安
傅普持　傅普善　傅普壽　藍元善　章明生
弟子照芳、照瑞仝募　寶全　性印

絕餘編卷四

蒔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圓果錄

讚

觀音大士像讚

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處有紫竹林？甚麼是磐陀石？希有大士，無作妙德。不向空中現影，偏借靈於手筆。識海波澄月影寒，蒲團葉翠苔痕碧。善財合掌是何年，同體大悲親薦得。只今頂禮復是誰，圓通還向耳門入。南海波斯到岸來，明珠價直微塵國。

海潮大士像讚

疊浪層波，一倫圓照。磐石嵯峨，毘嵐鼓竅。加趺坐斷綠苔痕，動靜融歸聞性妙。大悲三昧瞥相親，鼻端徹聽巖花笑。

蓮舟大士像讚

波翻浪湧，性定心澄，慈心三昧，霧靄雲蒸。咄！蓮華一葉輕如許，法界收來勝不勝？

海湧文殊像讚

一片青山，無邊波浪。動靜不生，奇形異狀。湧出寶蓮，文殊在上。大智勇猛，識風鼓盪。若欲思量，命失身喪。咦！如意拈來觸背融，白毫全體光明藏。

十八應真像讚二首題貫休真蹟

出山七尊

石梁橋畔煙樹古，中有峭壁方廣戶，石梁橋下水流急，曇花燦爛侵眉宇。應真見道不見山，出壁登橋任仰俯，風動幡動兩無關，

回首依稀識師主。獅顰豹變不驚情，梵冊華言覿面呈，肩輿坐斷十方界，力士安知腳底輕？拈來拄杖沒巴鼻，玄機問取徐行麠。下座
芒鞋誰未破，卓哉難弟復難兄。

水閣十一尊

波濤萬頃噴山顛，樓臺幻出雲霞聯，乞士何時應供返，袈裟馥鬱沾龍涎。杖藜斗笠閒家具，缽盂布袋空相傳，化城寶所誰遠近，古木巖花孰後先。龍王翹體迎還送，風不揚塵石自動，倚欄共聽海潮聲，聞機剝脫虛空痛。天際茫茫識浪平，涅槃生死鎔情凍，老僧手腕具神通，筆端三昧稱如夢。

達磨祖師像讚(二)

一句安心語，萬劫繫驢橛。轉得鼻孔來，虛空出鮮血。怪底東施強效顰，卻令西子蒙不潔。何如分付老雲門，早與瞿曇同打殺。驀地西來，大似無風起浪；更加折葦，不免眼下栽眉。饒君面壁九年，落得弄巧成拙。賴有楞伽四卷，且喜救卻一半。咄！逢人切忌錯舉。

九華化城寺大圓禪師像讚

咄咄老僧，不唧溜漢。性火真空，兩重公案。八十餘年贓已追，留下家私誰共算。大圓光裏笑呵呵，邈出真容只一半。任爾人天供養繁，面孔依然歸那畔。

龍庵老人像讚

海潮大智，九子龍菴，但修實行，不貴空談。視十方為一體，杜後裔之癡憨。披紫衣而慈容坦坦，執明珠而佛號諵諵。神雖久歸安養，名猶昭著東南。夫惟煽慈風於無盡，能令禮遺容者宛如面參。

博山無異師伯像讚(有序)

予昔送惺谷禪兄薙髮，始晤師伯，追隨至金陵而別，盤桓一百餘日。每談及法門流弊，擬相與共拯之，不意僅年餘而師伯示寂，

遂令予獨掌隻輪，不能浪鳴單運，豈不痛哉！邇來頻見為宗匠者，輒以東瓜印子印人，致使宗風掃地。緬懷師伯受用壽昌不肯二字，終不以佛法作人情，凜凜有古人風，倍切思慕。適知十禪兄以遺像索題，悽然久之，合掌讚曰：
貌偉神豐，心慈體勁。向空觀以入門，從壽昌而斷命。堅持不肯家風，痛洗今時禪病。既存徹困婆心，何必單提正令。只嫌一句葛藤窠，留與兒孫作話柄。沒蹤跡處莫藏身，老婦依然猶歎鏡。

銘

淨信堂銘

我所住堂，皆名淨信。輪相初開，破疑前陣。五悔功成，至心發軔。二觀圓融，隨機善進。平等法身，三昧中俊。觀察己心，念佛正印。決定應離，雜亂垢燼。三忍四佛，康莊非峻。

梵網室銘

我所住室，即名梵網，十方佛法，猶如觀掌。文字性離，非默非響，更言不立，無端成兩。心地法門，戒光森爽，性修交成，實相斯朗。法報化身，體方且廣，華藏莊嚴，鏡中現像。

墨銘十六首

靈光獨耀(一)

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一字法門，圓融萬德。

赤澤摩尼(二)

徑寸妙寶，五天價高。穰穰珍雨，稱性無勞。

琉璃液(三)

南埵須彌，內外明照。印徹香河，色塵圓妙。

烏金髓(四)

寶明生潤，天一地六。神丹告成，名歸仙籙。

空青乳(五)

蘊結何依，津流非滓。點開普眼，法界洞視。

紫雲根(六)

舒卷無性，出沒有端。瀰空梵字，五眼同觀。

含音(七)

四辯離微，如來之藏。法鼓未撾，魔軍先喪。

攝電(八)

慧雲瀰覆，警聵開盲。剎那三昧，耀徹幽城。

驪珠(九)

探之頷下，出自深淵。高幢懸置，光燭大千。

禹璧(十)

治水功成，恩垂永世。玄之又玄，非從人製。

月華(十一)

剛中習坎，克粹其精。照此長夜，識海澄清。

霞燦(十二)

非水非天，亦真亦幻，映彼金沙，優曇方綻。

凝碧(十三)

迴矣霄漢，呈此佳祥。點畫未兆，文彩已彰。

蒼露(十四)

月照芙蕖，香含湛湛。挹此明珠，鬚眉可鑑。

靈草(十五)

著耶苣耶？產于何土？香光莊嚴，法性玄圃。

玄芝(十六)

香水海畔，有七金山，毓瑞朵朵，服之童顏。

方竹杖銘五首

藏虛于實，寓圓于方，拄天匝地，隨君舉揚。咄！轉身何處尋蹤跡？驀直歸家夜未央。(贈葆一兄)
直既中繩，方亦中矩，煙水百城，賓中識主。(贈如是師)
勁節虛心，相對何語？離卻有無，誰奪誰與？(贈積如丈)
不存軌則，聊示方隅，肩雲戴月，逸塵而趨。(贈知十丈)
毋刓汝體，毋露汝端。捨之慄慄，用之跚跚。(自題)

詩偈

山居百八偈(有小引)

抱病入山，了當大事之不暇，而暇作吟哦活計乎？然俯仰身世，自憫憫他，又似有不容默默者。隨意所到，舉筆直書，積而數之，偶成百八，蓋實不向吟哦中來。倘得意忘言，亦未必非了當大事之一助也，迺不毀而漫存之。

一

只此萬山中，悠然意不同。望江迷客路，禮塔懷真風。茅室我晏坐，時復觀筠叢。嬴來病後質，安問窮與通。

二

一自芒鞋破，從教萬慮慵。短衫堪度夏，敝襖復經冬。禪起餘長嘯，談時僅短鋒。晨昏伴幽寂，崖上幾聲鐘。

三

山舍陋無窗，惟標離相幢。交吞既非獨，兩照亦非雙。霞色燭短嶺，月影凝長江。為歎舉棹者，胡為多釘樁。

四

問予何所事，禪餘讀梵書。寂默固無在，葛藤奚待鋤。俯仰聊自適，賴此狂與疏。香木日已燼，何如長作樗。

五

一病五百日，形神並已枯。緇素偶相值，稱我為禪臞。禪臞竟何解，佛法從來無。倦眠醒便起，笑此空頭顱。

六

我性耽枯寂，愛此山中山。珍禽曉破夢，孤猿夜伴閒。白雲時出沒，流水亦潺湲。得失永無慮，有門常不關。

七

我愛山中行，安步不須馬。有時訪怪石，有時趨樹下。本無取境心，何勞更修捨。嗤彼世塗中，鑽龜復打瓦。

八

我愛山中住，觀化俯且仰。一法不當情，萬緣同鏡像。纔言獨露身，無端已成兩。笑破太虛空，巖谷爭酬響。

九

我愛山中坐，一日兩日永。頂雖鵲未巢，樹亦枝無影。既不耐諠譁，亦不味幽靜。形疲便起行，枯樁變浮梗。

十

我愛山中臥，易寐還易醒。醒寐惟幻形，誰實司肯綮。諦觀五陰身，非別亦非並。不知何所緣，猶然不自肯。

十一

我愛山中春，雪埋古路塵。幽蘭笑巖石，遊子行且逡。松色宛如舊，鳥聲亦不新。避秦嗤未久，尚有羲皇人。

十二

我愛山中夏，心閒日逾暇。茅屋足清涼，何必登臺榭。介爾華欲敷，奚物堪酬價。一片白雲飛，雨似車輪下。

十三

我愛山中秋，微雲淡碧流。桂少香倍烈，菊瘦姿迺幽。白粲早已熟，寒蟬聲未收。飯罷峰頭坐，長江天外浮。

十四

我愛山中冬，密雲覆重重。雪舞盡如蝶，簷結宛似龍。室內饒焦木，門外無行蹤。擁被鎮日坐，不參五葉宗。

十五

我愛山中風，暮息朝復有。寒時漫相疏，熱時仍覺厚。疏厚自隨情，此君元不受。欲知情性長，問取池邊柳。

十六

我愛山中花，遍處呈佳錦。草木雖殊質，香色均成品。清賞適相宜，何堪供佩衽。幽然傲深谷，不伴時流飲。

十七

我愛山中雪，萬峰同一覽。潔矣無片塵，清哉有餘淡。壓竹每成梁，綴松多作菡。何須蘇武吞，予亦將為糝。

十八

我愛山中月，寒光照深庵。萬里絕雲霞，一窗饒冷燄。移來柏影長，拂此幽人臉。旨哉月喻經，圓缺皆從漸。

十九

我愛山中泉，內湧非從邊，淵淵離煩垢，泠泠浸碧天。煮糜信甘美，烹茶亦奇鮮，誰為知味者？請問光音禪。

二十

我愛山中石，縱橫亂成格。苔蘚作衣裳，雲霓備冠舄。不點生公頭，寧畏提婆擲。兀兀伴餘年，笑我煙霞癖。

二十一

我愛山中松，行列亦橫縱。數尺已似蓋，盈拱還如龍。奇根傍危石，質臞姿乃丰。嚴冬一夜雪，遍體白芙蓉。

二十二

我愛山中竹，交影堪成屋。風來奏梵音，雨過抽新簇。勁節出長林，虛心符短牘。雙徑不須開，千畝藏幽谷。

二十三

我愛山中晴，日照幽溪明。雲霧忽何去，松篁乃菁菁。長空鳥跡迥，短嶺泉流清。舒體一獨嘯，深谷頻相賡。

二十四

我愛山中雨，鳥鵲同斂羽。抱膝坐繩床，寂爾無聞睹。倦來舒腳眠，倏忽經五鼓。捫枕辨方隅，手眼知非瞽。

二十五

我愛山中雲，幻作庭前供。星散各為葩，烏合還無縫。乘來身較輕，騰去天為重。曠矣任翱翔，誰共虛空訟。

二十六

我愛山中日，冬夏咸和適。霜露釋然消，幽室能生白。浴溟此先知，懸鼓還非隔。正午打三更，疑殺參玄客。

二十七

白雲捲還舒，清風拂還止。問我山中樂，從來只如此。懶向蒲團求，亦不鑽故紙。若作佛法商，千里復萬里。

二十八

未知牝與牡，安辨黃與驪。冬來風颯颯，春至草萋萋。法本不相待，徒勞似木雞。遊子欲問道，流水滿前谿。

二十九

飲酒每嫌淡，食肉秖喜肥。嗟此惻隱性，長閉嗜欲扉。豈思蔬與水，亦已堪療饑。瞬息面目異，何時復知歸。

三十

好花明月下，一杯仍一杯。酣後長舒腳，熟睡聲如雷。恣言人世樂，那信身如坏。息斷知何去，空令親屬哀。

三十一

少年競脂粉，窈窕思長娥。秋波送深媚，雲鬢開沉痾。卮酒雅相贈，舞罷還酣歌。之死矢靡悔，悲哉燈畔蛾。

三十二

美人衣羅綺，纖指彈琵琶。音韻清且婉，態度雲復霞。仙尚失神足，人誰不歎嗟。寧知一線斷，傀儡歸泥沙。

三十三

逐興呼美酒，舒懷撫瑤琴。豈無暫時樂，終為壞苦侵。迷頭常認影，歷劫從他尋。何如撒兩手，瀟灑出稠林。

三十四

人將雞豕烹，獄卒將人煮。酬償無已時，楚毒那堪侶。何不修慈心，民胞物吾與。蔬水足資身，二簋亦可祚。客來饒菜根，養親獻果茹。有生皆愛命，奚忍充豆俎。君子遠庖廚，掩耳盜鈴語。

三十五

饋肉令人悅，揮刀令人恐。不從刀上來，此肉何由捧？食之信可甘，思之寧不悚。斯事尚心安，何須咎作俑。

三十六

淵明嗜杯酒，不與蓮華盟。折腰既弗屑，麴糵胡偏酲。欲深天機淺，格言羨莊生。性學豈多術，無如理勝情。

三十七

壯士血氣盛，國步誇邯鄲。殺人不敢睨，一語盟肺肝。義勇洵絕世，仁慈體迺刓。圖窮露匕首，髑髏千古寒。

三十八

草茂忽復萎，月滿忽復虧。少壯尚難保，老大安可怡？莫問死何去，只今住者誰？空華結空果，拭目知未知。

三十九

紅顏曾未幾，倏忽斑兩毛。爭趨愛欲燄，積劫歸塵勞。斯世竟何恃，苦趣誠無號。早悟不生滅，嗤言王母桃。

四十

拜將羨椎埋，誰知身在蝸。生來惟兩腳，寧復須三鞋。營營竟何益，終就無常豺。試看北邙土，多是貪瞋骸。

四十一

忉利一晝夜，人間已百齡。縱使滿百歲，猶然朝菌形。況復多夭折，瞬息無安寧。胡不一猛省，甘為四大刑。

四十二

玉兔甫西逝，金烏復東昇。少壯日已去，衰病時時增。寐者終不覺，智者思自懲。欲使冰成水，無令水結冰。

四十三

梧桐一葉落，天下同驚秋。老少死無算，見者胡悠悠。眼前幾許樂，貽卻千古愁。早唱歸家曲，莫待捐荒丘。

四十四

狐兔營其窟，烏鵲爭其巢。孰知咸在旅，生死均浮泡。茫茫苦海闊，欲度須繫匏。莫使荒郊骨，還令梵志敲。

四十五

東鄰慶新婦，西舍哭亡男。哭者不復笑，慶者終必悗。悲歡亂衷曲，擬北仍復南。輸與煙霞客，隨緣宿草庵。

四十六

世法多崎嶇，禁賂還存賄。枉道或容身，直道每招罪。何如野衲閒，薇蕨堪充餒。風來翠竹鳴，雲去青山在。俯仰獨清寧，家風常不改。

四十七

賤夫登壟斷，巢許棲高岡。清濁固霄壤，取捨同膏肓。不知三界夢，剜肉強作瘡。一念悟無性，十虛任徜徉。

四十八

水氣每成虹，地蒸每作菌。介爾本無形，剎那已有朕。慎獨雖兢兢，豈達無生忍。一翳甫在睛，空華斯亂殞。欲令華相滅，莫向空中泯。

四十九

盛暑喜乘風，嚴寒愛向火。情性屢隨時，究竟誰為我。未出有無關，空勞此靜坐。莽蒼三返人，撫腹猶稱果。

五十

風來萬壑鳴，月出千山皎。笑此頑虛空，常為明動擾。不動復是誰，豈居風月表。離即既雙非，問君了不了。胡弗畏深坑，徒憂打之遶。驀直轉欹邪，空爭內外紹。

五十一

荊璞未應剖，卞和徒自泣。雷鳴二月春，蟄動皆離蟄。屈伸信有時，何用勞汲汲。築碎太虛空，從古原無汁。

五十二

畫餅不充饑，美食不中飽。欲縛樹頭風，勤取龜毛絞。弄假豈成真，賣拙翻為巧。俱盧日落山，贍部雞鳴卯。

五十三

聖訓恒諄諄，令觀五盛蘊，陽燄與空華，無我誰欣忿？生死靡暫停，幻質同朝槿，了知呼吸關，至道斯云近。

五十四

禦寒不緝績，糊口不耕田。佛制固如此，誰思共息肩。神王翻貝葉，形疲且穩眠。何須學枯木，失此無心禪。

五十五

有嘲不用解，有山不用買。泉流月影長，霧壓空形矮。起臥任所適，語默隨瀟灑。拽杖登巖阿，野鹿馴無駭。

五十六

今夏稱酷暑，此地偏清涼。金風初到嶺，木葉早已黃。霜後菜味逸，饑來食易良。飯罷更何事，加趺送夕陽。

五十七

自昔違故國，客路良迢迢。回首信非遠，縱步終難翹。賴有舊時友，舉手頻相招。同行不肯返，如何獨乘船。

五十八

我去千里外，朋來萬里中。趨避各異旨，臭味胡相同？取捨信有極，詣極思真風。笑指南詢客，悠悠路未終。

五十九

非我漫傷今，嗟時太不古。律法如亂絲，禪宗更莽鹵。庶幾義學家，猶然水添乳。悠悠淨土門，事理分捨取。各披祖父甲，翻傲負嵎虎。哀哉復哀哉，坐致魔軍侮。

六十

枝葉秋已摧，貞實冬無敗。所以真偽關，終莫逃爐鞴。欲使稻梁肥，殷勤先去稗。折攝似分途，同歸調伏戒。

六十一

人侮非自侮，自侮非侮人。不受禮歸主，妙喻真且親。修羅慢幢折，帝釋勝幡新。忍為力中最，勝敵寧揚塵。

六十二

調心如大地，寵辱何關意。美玉良自珍，角石翻成瘁。遐哉睡虎機，千古稱難企。誰知歌利王，鹿苑先蒙記。

六十三

言居佛祖先，行落凡愚後。漫抱法門憂，自疾耳無救。恥躬愧儒宗，歸爨慚禦冠。莫誇日正長，瞬息聞更漏。

六十四

摳苗徒自損，溝澮盈還涸。九仞不及泉，枉向高原鑿。慎終亦謀始，所厚那堪薄。醍醐願共餐，善巧先鑽酪。

六十五

三十未始壯，四十今已老。徒爾費芒鞋，依然不聞道。既懲從井仁，豈學手援嫂。見彈求鴞炙，嗟哉計太早。

六十六

壁影本非魑，孩童疑作鬼。白日忽升天，見徹無頭尾。秋深饒月華，春到多芳卉。根境未離箇，受用能有幾？

六十七

四衢遊坦坦，白牛步緩緩。已悟勝蓮時，方知忍土短。成壞等浮漚，依住均累卵。啾啾器內蚊，誰信斯非誕。

六十八

牛犢不畏虎，傷鳥怖虛弓。安畏雖異局，對境皆懵懵。何如見諦士，了了知無忡。遊戲逆順界，寧尸勝敵功。

六十九

避世不擇地，避地不擇人。烏江已非漢，桃源亦屬秦。所以明哲士，沒蹤莫藏身。欲知剎海性，從來惟一塵。

七十

鵲噪固無憂，鴉鳴亦報喜。聲性本非殊，聞機寧異耳。一耳聽兩音，兩亡一便止。無明從此無，始覺從此始。

七十一

咸臨吉乃利，倚伏洵多義。甫唱拔茅歌，旋生朋黨祟。世事固應然，調心尤不易。難提起四禪，魔女偏相魅。

七十二

蹇不利東北，解亦利西南。安身迺崇德，憧憧奚所堪。鴻飛麗天表，龍躍歸深潭。思慮泯無朕，白日眠方酣。

七十三

居德忌成夬，育德貴如蒙。大道曠無際，何以耳似充。出關驚枕夢，入場嗤老翁。熟讀霍光傳，方知養正功。

七十四

亢龍成碩果，無悔須歸潛。形氣尚應爾，況復心法嚴。洗心貴藏密，豈兆涼與炎。滴油莫墮地，凜凜刃方銛。

七十五

逐妄又尋真，揚灰復鼓塵。未悟賓中主，安知主裏賓。美食飽所棄，糟糠饑所珍。滔滔天下是，沮溺同迷津。

七十六

希顏復學孔，未出三界籠。步老復趨莊，依然舊漆桶。太極未生形，自心早妄動。石火電光機，何勞誇一統。

七十七

既慚德不修，又愧學不講，德學本同條，誰能作兩項？紫陽與象山，各喫三十棒，識取宣尼宗，方來證溝港。

七十八

童冠沂水遊，三子異其撰。一哂一喟然，黑豆換卻眼。央掘發誠言，胎難安然產。讀至不動章，大慧顏當赧。

七十九

前際不可窮，後際不可極。現前介爾心，邊際渺難測。明明法界宗，妙觀胡墨墨。奮起金剛拳，打碎無生國。

八十

欲雪先集霰，欲雷先耀電。如何欲成佛，福慧毫無片。流小石能穿，鑽息火誰現。須教熟處生，擐甲同鏖戰。

八十一

星火燎荒原，一指蔽山嶽。易訓誡履霜，宣尼貴先覺。未窮學地流，慎勿誇無學。泥在水非純，稍動還成濁。

八十二

濁水珠可清，暗室燈能破。惟有靛池公，獅吼終驚臥。跨下亦登壇，大將非從貨。悅草披虎皮，徒令千古唾。

八十三

狡狐能惑虎，木雞難怖禽。可欺不可罔，神全乃莫侵。面南看北斗，端的誰知音。曾經勝熱燄，徹體涼且愔。

八十四

崑崙非宿海，宿海非阿耨，滔滔萬里流，一滴源誰透？漫傳天上來，錯認銀河胄，賴此投海機，從前皆免究。

八十五

六塵本太平，六根亦非嬈。問取六識身，蹤跡尤杳杳。誰為結使源，細覓終難了。試看瓶內空，傾出知多少。

八十六

色色彰苦空，聲聲演無我。拈來法界鑰，開盡塵沙鎖。睹角便知牛，望煙豈惑火。若要船頭直，端卻船梢舵。

八十七

須彌怪石供，海水塗足油。陶輪擲千界，剎網收雙眸。變身四萬二，入聖終未優。擬作神通會，新添頭上頭。

八十八

鯤潛知海闊，鵬徙知天高。十虛信寥廓，何如遍吉毛。縱步歷塵劫，徒令童子勞。迷此一隙理，今古同滔滔。

八十九

金屑不著眼，毒器不貯漿。王饌未敢食，華屋徒窺牆。垢盡明自現，胡勞羨色莊。春風一夜起，蘭蕊遍溪香。

九十

芒鞋棄屋後，缽袋掛茅菴。非敢濫無學，坐訪同行參。石蜜味中最，食乃知其甘。見月良賴指，寧復撈深潭。

九十一

力疾復談經，非甘背夙盟。應憐慧命斷，誰顧色身玲。字字杵嬰血，言言佛祖型。寄規龍象眾，莫作等閒聽。

九十二

語不競朝華，病應消夙業。獨愧衰朽身，難企尊者脅。法無心外傳，道自威音劫。明明梵網燈，未審誰先接。

九十三

直指西來意，楞伽心可安。語言同解脫，內守偏蹣跚。休戀聲前句，還思步外竿。不嘗天下醋，那信一般酸。

九十四

霧行不覺潤，日照咸知暄。獨憐之楚客，往往北其轅。珠固在濁水，蓮豈出高原。為問南詢者，詎曰甘勞煩。

九十五

學士畏枯寂，禪德怖繁文。繁文信無益，枯寂亦添瘴。蛇繩見方熾，取捨徒紛紜。捉鼻謾高喚，燈照知非獺。

九十六

未明心與性，讀誦徒喃喃。甫欲思上達，暗證還自緘。不解順流棹，豈知逆風帆。呷盡四海水，到頭滋味鹹。

九十七

競為格外鋒，罔念昔時典。因護乃至吠，堪嗟梵志大。財慳尚可回，法執誰能遣。五百野狐身，覆轍偏爭踐。

九十八

佛語即佛心，佛心非佛語，離此即非關，究竟誰為汝？一句了然超，萬劫合頭杵，若要舌本甜，勤取黃連茹。

九十九

心肝掛樹杪，此理從來少。離教覓單傳，癡鱉何時了。妙指發妙音，非內亦非表。側耳不會心，依然打之遶。

一百

觀箭毒逾熾，問橋路逾遲。路遲日易暮，毒熾那堪醫。有藥不早服，有足不早馳。茫茫生滅海，誰與定歸期。

百一

毒蛇勿捉尾，甘露勿添水。添水飲成病，捉尾螫人死。執項善調御，功歸豢龍氏。悟時轉法華，良哉惠能旨。

百二

聽法不觀心，死至成狼狽。觀心不聽法，執刀還自害。未知說默源，同條卻異會。鼻孔向下垂，空讚威音外。

百三

長語悟非多，雪填井便無。要言迷不少，小毒還生瘉。何勞妄欣厭，共把真宗誣。早修開演智，莫畫舊葫蘆。

百四

執藥每成病，借病翻成藥。通塞靡定蹤，觸境須深度。知人勿昭昭，自照無莫莫。一言燭根元，千山勝行腳。

百五

聚螢不爇草，聚雪不成山。鑽紙信無益，枯坐終癡頑。未歷羊腸險，安知行路難。千里始初步，休商最後關。

百六

洪鐘叩乃鳴，美玉終須琢。不覓惡鉗錘，豈破無明殼？護茲煩惱情，忍使靈光剝。幽幽長夜寒，熟睡誰能覺。

百七

烏焉忽成馬，展轉無非錯。佛滅曾幾時，哀哉水潦鶴。矧茲最後年，何地尋略彷。斯文賴未亡，共聽封人鐸。

百八

日輪挽作鏡，海水挹作盆。照我忠義膽，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塵劫願猶存。為檄虛空界，何人共此觔。

幻寓華嚴菴四偈

笑破無生夢，拋開有識身。隨緣聊寄足，何事可關神。瓔粥偏宜病，鶉衣不厭貧。灌園慚計拙，莫復更思蓴。九子峰偏靜，非干車馬喧。有菴藏竹徑，無客到松垣。地是金沙布，天從螺髻援。加趺消永晝，欲辯已忘言。未具摶風翼，欣同維鵲巢。秕糠能作飯，野菜亦成肴。泉飲方知冷，情枯始可交。半生慚孟浪，今復愛吾聱。千里歸盟主，寧辭風雨侵。緬懷恒尚古，扼腕每悲今。野獸夜警寐，山禽曉奏音。苦空須早悟，無負最初心。

遣病歌

九華峰頭雲霧濃，三月四月如隆冬，敝袍厚擁供高臥，尚嫌煖性來無從。九華山中泉味逸，百滾千沸甘同蜜，拾取松毬鎮日煨，權作參苓療我疾。堪嗟我疾療偏難，阿難隔日我三日，寒殺閻梨熱亦然，已信浮生危脆質。豈從旦暮戀空華？悲我知門未詣室，是以勤將神咒持，擬開同體妙三慈。我病愈時生界愈，剎那非速劫非遲，箇中消息誰當辨？痛癢相關漫自欺。

夢徹公有感為持咒偈

十載彌天網，心心獲異禽，蟭螟偏誤入，五夏漫投鍼。一簣功猶缺，他緣早受侵，神交雖不隔，托足已殊林。百里半九十，悠悠關我襟，支頤頻到夢，寤想倍憂深。黽勉皈明咒，終期聽好音，力追先哲道，莫陷近時燾。

三十八歲生日偈(有序，五月初三日)

予自分三十八歲必死，扶病勉強入山，不欲留此骨於人間世也。山中與我同生者三人，皆於春夏之交逝矣。予猶延殘喘，得至今日，實三寶及神咒力耳。爰成一偈，以感佛恩。

誤受五行質，恒為四大侵。庚從丙火鑠，計使月光陰。拼作山中骨，寧存塵世心。獨霑神咒力，偏渡業河深。已悟無常浪，重聆實相音。菩提須永發，正法誓長今。豈視魔軍擾，甘令佛道沈。

有所慰

君不見，帝釋五衰相已現，甫唱三皈貌更姝。又不見，趙州苦行山中足，螣蛇變作龍戲珠。從來逆境多成就，歎息幾人能自孚。動心忍性誠實語，自暴自棄非良圖。夏草茸茸霜所敗，松柏亭亭冬不殊。寒威適足堅我骨，冰雪還堪養我株。老虬千載稱神樹，豈向春風競賞娛。大任舍予誰克荷，精金須煉終非誣。試看山前行路者，崎嶇歷盡是通衢。

病餘寫懷四偈

一條拄杖兩芒鞋，海闊天空舒我骸，愛見慈悲終作疾，婆和學侶謾為儕。悅心有法聊成賞，糊口無糧卻是齋，好惡雲山隨意歷，莫商何地把身埋。

昔日曾吟五子歌，典刑依舊憶熙河。宗庭獨力除荒草，教律誰能共執柯。雨露重時恩念少，鉗錘辣處怨情多。堪嗟大願無方便，還向金錍自切磋。

勝心雖發足凡情，十載依稀舊路行。疵露任從人世撥，心虛惟念斷金盟。莊生有斧嫌無質，旭子徒存堊孰乎。笑殺巴人猶少和，引商刻羽欲誰賡。

大小由來出路岐，無端埋沒好男兒。花香暗被狂風洩，果嫩偏遭淫雨漓。收拾敗棋輸已半，搜羅剩騎氣方贏。三年嘗膽嗤非久，須學華嚴塵劫思。

重閱大藏偈

我年三十歲，閱藏求殊琛。身心並安適，志欲老叢林。無端被名累，善友牽我襟。雖受切磋益，酬酢時相臨。實德愧無寸，虛膺人世欽。夙障得其便，惡疾斯來侵。悠悠旦復暮，遷延乃至今。賴此病良藥，入山恐不深。棲止寧擇木，怖曲同傷禽。乘時理舊業，隨緣且自箴。已識浮生夢，何勞謀釜鬻。為哀盲道者，恒復

長呻吟。法藥須療病，豈曰甘為蟫。鍊酥能作酒，當令猛光歊。魔外固多巧，誰堪七縱擒。勉旃莫辭誕，法雨將咸淋。

有感偶成

他人之惡不可助，助惡猶如投火聚。他人善事不可阻，阻善猶如違害鬼。遏惡揚善順天休，罪滅福長不須求。以善資善喻水流，終歸大海涵千洲。以惡資惡喻積糞，徹底臭穢終難近。糞穢猶令田稻肥，惡業徒招地獄悲。

喜病口占

病作丸湯經作醫，苦空無我適相宜。一倫生死無生滅，痛殺閻梨知未知。

題五釵松

昔時五釵化作龍，今時五釵還成叢。昔時大士孤峰坐，今時大士盈山中。五釵本自大士種，撫茲道樹知慈風。歲寒不改青山色，雪綴依稀帝釋宮。帝釋宮中曾現瑞，百千身相同名字。願力塵沙未足奇，誰信泥犁無礙事。法身輪轉水為冰，性惡昭然性善義。迷悟關頭一念融，刀山劍樹隨遊戲。笑指庭前柏樹參，那知此樹西來意。

贈見心開士偈(有小引)

見心開士為九華尊宿，喜營福事，非一日矣。

神廟時所頒大藏，久未供奉，開士復捐衣缽之餘，為櫥供之。

予因閱藏，以偈贊曰：

諸佛慧命，常住法身。云何不滅，三藏是珍。因指見月，月見指親。文字觀照，實相同真。一展一誦，為梁為津。維我開士，信此妙因。如法供養，有敘有倫。護彼侵蝕，卷帙常新。便彼簡閱，次第攸陳。悟性永發，功由爾遵。緇林之導，法王之臣。何以報德，劫外長春。

丁丑季冬禮千佛於九華藏樓偈贈諸友

謾云苦瓠換甜瓜，應信慈尊並我家。念性不勞參水月，低頭已駕白牛車。
介爾靈明絕古今，摩尼豈被汩流侵。珠澄濁水清光露，映徹晴空萬像森。
堆山積嶽盡塵埃，力把慈風一夕摧。吹散鐵圍無暗地，何須拭目問明來。
昔年窠臼一時掀，臘盡春回日已暄。欲信崑崙泉脈動，但看河凍不勝轅。
歲月如流不可期，強將識性試旋思。三千鼻孔終無異，一樣鬚眉那自疑。
靈犀一點性元通，觸境逢渠道自融。驀地舉時聲歷歷，相看同在寶樓中。
芥翳非關眼性明，空華飄舞孰枯榮。道場當處無成毀，記取當年常不輕。
一體橫分想與情，冷然性計即無生。功成五悔非留惑，莫替樓頭最後盟。

贈頂瞿師掩關念佛

一句彌陀聲歷歷，自他共離不可覓。是心作佛是心是，熾然感應真空寂。驀直歸來莫問津，無明睡裏轟霹靂。醒來捫枕笑呵呵，夢墮大河誰實溺。夢時非墮醒非超，一任凱風同奏勣。髻珠解處紹功成，內外空爭庶與嫡。權實由來不二門，白牛背上橫吹笛。一曲無生明月寒，從來不用降魔檄。

因拄杖折聯成舊句

久將北斗面南看，回首家鄉月影寒，拄杖折時手眼瞥，芒鞋破處足心酸。不勞藏跡鍼鋒裏，偏解拋毬急水灘，一嘯忽傳林谷響，石人撫掌白雲端。

夢感正法衰替痛哭而醒述偈寫懷二首

幾番視聽悚狼威，脂欲消時肉漸肥。自許肝腸終莫改，那堪聲氣合仍違。魔軍邪幟三洲遍，孽子孤忠一線徵。夢斷金河情未盡，醒來猶自淚沾衣。
休言三界盡生盲，珠繫貧衣性自明。肯放眼前閒活計，使堪劫外獨稱英。不龜手藥猶分明，無上尸羅寧隔程。泣愬莫嫌頻入寐，

會須踐我最初盟。

道過齊雲，問訊貞武

煙霞賸癖此中分，遙望名巒勢欲焚。擬向玉屏占瑞氣，還從金鼎挹香芬。千尋曲澗鳴流水，萬朵青山綴白雲。予亦佛門為外護，何妨破格友真君。

四十初度寫懷

物論悠悠理本齊，年來漸覺脫筌蹄。拳開非實掌元在，翳去惟空眼不迷。流水有心終匯海，落花無語亦成谿。剎那生處生何性，笑把威音劫外提。

雨窗選佛分得東文二韻

何須翹首福城東，十界圓歸一席中，眾壑爭鳴同就海，簷聲滴斷熟梅風。
擬將遊戲觀迦文，卻喜空山布法雲，輪相轉時知性起，懽呼早已震魔軍。

喜雨歌

初夏久暘暘，人情爭畏旱。芒種雨如傾，溝澮咸充滿。一澍十晝夜，溪流抑何悍。我坐陽山第一峰，禪衣擁膝偏稱暖。倦來無事且經行，選佛場中欣有伴。焚香煮茗樂悠悠，雨點風聲片語收。風吹不入雨不濕，堪笑從來學未優。三身四土都霉卻，翠竹青松雲外浮。君不見，隨他一語千山走，今日重添頭上頭。

贈葆一兄

新安諸峰多淡雅，陽山獨自稱秀拔，悠然小閣築松間，倚欄坐眺襟期豁。城市紛紛聲不侵，萬山點綴浮雲闊，鳥語蛙談了義詮，磬魚梵唄閒生活。我來結夏信奇緣，坐向塵中剖大千，葆公夙志亦非小，衣珠欲向迷前曉。梵世絲垂擬就鍼，風師珍重莫相侵，佇看投契無蹤跡，繡出鴛鴦絕古今。絕古今，微塵國裏足知音，目前雞肋何須戀，攜手同歸解脫林。

寄懷未能

文字離微影不留，玄機欲唱孰相酬。因憐屢中神猶隔，翻憶如愚益可收。九子峰頭標月指，千如境裏辨金鑰。靈犀通處知無朕，莫負持明助遠猷。

新秋懷如是師

林低鳥跡迴，石密竹影臞。白雲填萬壑，殘月掛斜株。嗟此不成寐，我友天一隅。敦好信非久，時復懷嘻吁。

警眾友

翹首菩提路，悠悠幾陌阡。應憐小證後，重憶大通前。月指謝綠影，鏡像明媸妍。自慚說法鳥，誡爾莫生天。

題扇寄懷野愚索印章

天都列千嶂，遠望積平郊。松陰拂危石，幽然築小茅。無事此靜坐，日影移林梢。慚予天外友，攜杖徒神交。翹望別峰外，矯矯白鶴巢。短吟聊寄興，新句未堪敲。借靈思妙腕，解此半生嘲。

贈華林開士

九旬結夏陽山峰，松陰竹翠隨俯仰，坐談喜有二三英，斂目還勤九華想。九華山頭有老僧，心慈體厚神爽朗，言笑春風遍席生，靈根堪作蓮盟長。海陽三百路悠悠，日出扶桑一影收，識浪息時心水湛，願風鼓處行雲稠。悲緣有種惟應拓，惑業無根任意抽，片語神交聊寄贈，努力追蹤脅比丘。

別玄覽

雨歇松林濕未收，寒蟬怯露聲如抽。九旬同住忽云別，孤懷不語偏悠悠。丈夫慷慨重一諾，片言矢志須千秋。白雲出沒竟何性，碧空青皎光沈浮。智士從大不從小，愚夫近慮無遠憂。皮囊愛惜終捐棄，虛名赫奕奚能留。何如曠覽寰區表，高登闊步遵玄猷。簷風吹醒循階夢，彈指先參慈氏樓。君不見，菁菁夏草今如許，翠柏霜殘葉不柔。

附對聯

地藏塔前對聯

帶果行因，一顆慧珠光燦爛。照泥沙，即是究竟寂光。
秘大現小，六環行錫響琳瑯。喚昏蒙，當體真常大覺。

化城大殿對聯

石壁雲窩，非世界，非微塵，托幻表真由大願。
心地性藏，即化城，即寶所，開權顯實在當人。

法堂對聯

古佛垂慈，六度四弘同會極。
新羅示跡，一花九葉別傳燈。

三門對聯

和尚石一音說法。
芙蓉峰六時獻花。

絕餘編卷四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